



倪文正公年譜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 王 雲
著 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倪正文公正年譜

倪會鼎址

倪文正公年譜

本館據粵雅堂叢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倪文正公小像



倪文正公 小像

冕而垂紳。赤帝之臣。言成黼黻。人則龍麀。皇輿折軸。翩然上賓。國士之報。酬以一身。是曰完人。亦稱先覺。青史千秋。何媿何忤。孰肯爾容。珠庭日角。上燭斗杓。下鎮河嶽。漳海黃道。周贊。

倪文正公年譜卷之一

男會鼎恭述

先文正公諱元璐字玉汝別號鴻寶又號園客在先宋之青州人兄核弟僞從蹕南渡宣文閣學士文節公思卽僞仲子而核判紹興因家上虞之賀溪核子安徙橫山後五世孫文質當元時募兵禦寇有功爲防禦千戶子彥忠仍嗣職彥忠子春洪武時以賢良徵不赴春少子述初景泰中輸粟三千石賑饑臨山築城又助白金三千兩朝廷義之賜璽書束帛授徵仕郎不仕述初子宴宴子堂堂生仰菴公諱鎧領正德庚午鄉薦歷官南城知縣仰菴公生南望公諱應蘄續學孝友以雨田公貴封文林郎南望公生雨田公諱涑萬歷甲戌進士官南駕部郎定船政東南軍衛戶祝之歷撫淮荆瓊四郡守是爲文正公父徙居郡城

篇首稱爵諱者專詞以告海內全編稱府君者統詞以志家乘

萬歷二十一年癸巳閏十一月十六日府君生

青島家推干支爲癸巳年乙丑月丙申日壬辰時

初大父艱于嗣嫡大母曹太夫人無出伯父又以疾錮至是年四十三矣生大母施太夫人夢白鶴沖霄而府君適生伏犀貫頂居數月大父漫謂之曰爾耳在此爾目在此詰且問耳何在卽舉手自指其耳蓋夙慧天授勝于香山之無二字矣說者謂大父船政成而畱都四十八衛之衆尸祝之者已五載天之報施此其徵也

二十二年甲午二歲。大父內艱服闋。補荊州府知府。居官十有二旬。而漕撫以宿憾彈去之。

二十三年乙未三歲。

二十四年丙申四歲。

二十五年丁酉五歲。曹太夫人幼習毛詩。終身不忘。恆置府君膝間。口授之。故未入塾。而詩已成誦。大父每隨事命對。因圍爐命紅爐白炭。對黃卷青燈。因翦髮命光頭和尚。對麻面書生。蓋自謂也。皆應聲立就。不假思索。

二十六年戊戌六歲。就外傅。

二十七年己亥七歲。嘗隨大父舟行。月色皎潔。命賦看舟月。口成五絕云。憑欄看舟月。看月何須仰。水底有青天。舟行月之上。

二十八年庚子八歲。大父敬禮賓師。夕必共飲。一日叩所講左傳右尹子革謂倚相不能近知。祈招之詩。焉能知遠。所謂遠者何指。師不能答。先公從旁對曰。遠者。卽指上文墳典邱索耳。大父嘉之。摩頂稱善。二十九年辛丑九歲。一日侍親觴花下。退而成牡丹賦數百言。不敢呈大父。以呈太夫人。於燈下。口自披誦琅琅然。大父自戶外聞知。推扉入取視。中有紫則佳人之舞袖。黃如帝治之垂裳之句。甚悅。謂終不落人後。太夫人亦大喜。舉樽相賀。每府君夜讀。太夫人必坐待。及入。問所誦習幾何。所屬搆若何。得當。

則採果餌勞之。始就枕以爲常。

一日趨庭。大父指水仙使作破。對曰：其臭如蘭。其白如玉。春風得意。脫白掛綠。又一日。舟行。大父示句曰：綠水遶青疇。對黃花欺碧草。大父曰：不若彤雲籠紫閣。又一日。送客。解衣指腰閒金帶。使破。對曰：若用汝作礪。不下而道存。大父驚異。他年題柱曰：僅容旋馬廳。誠隘。太祝奉祠不隘。手植三槐。我不做。兒子二郎必做。蓋大父以公輔期府君。其後位司農。舊稱外輔。則名亦猶公。至尊隆遇。名而不姓。則禮亦如公。及盡節贈太保。又爵實三公云。

大父嘗于前庭手植黃楊二本。楊固無華。萬曆己酉一華。而府君拔解。崇禎甲申一華。而府君遂志。明年黃楊枯死。似與府君相終始者。事又異于三槐。附志于此。

三十年壬寅。十歲。

三十一年癸卯。十一歲。

三十二年甲辰。十二歲。大母曹逝世。方疾篤時。搏頰呼天。哀號請代。大父得所。籲辭。每爲長慟。

三十三年乙巳。十三歲。

三十四年丙午。十四歲。

三十五年丁未。十五歲。時大父林居已十餘載。少宰楊公時喬。疏薦起補瓊州府知府。大父以燕翼自安。

雅不欲出。控辭不獲命。乃就道。將發。留訓以戒。訓曰：示曉兩兒。兩兒舉業正當成毀之間。工夫不可。憶吾言。凡所立日程。毋得幽非作。自墮惡趣。為不肯之子。且年幼。禮度未闕。性愚。世情不諳。毋得輕。事交游。致取罪愆。如親友。泛然見顧者。俱不必相見。或蒙賜帖。只稱違奉吾言。莫不敢領。如有以德行。文藝訓誨吾兒者。宜洗心受教。頓首謝。賜別時。亦稱違奉吾言。一語不敢違。謝凡親友。乞念區區。萬里之外。拳拳于兩兒。一日。遇。何音九次。宜導吾兒。使為士。非禮之事。勿使見。非理之言。勿使聞。非係。正事。勿入此堂。如或謔。浪笑。做道。世情。淫靡。說他人短長。又或以杯酒治遊。牽拉師傅。致妨吾兒之功。者。皆非端人。吾兒宜謹絕之。凡任長善。抹失之責者。宜告于斯。此訓。府君恆奉以誨。勗子孫。故不敢。遺一字。

三十七年己酉。十七歲。府君夙成。而大父初不令應童子試。謂當待其驚人。乃嗚。嗚。嗚。何益。至是郡縣監司三試皆第一。是秋。遂領鄉薦。六十六人。時主試者為翰。編晉江黃公國鼎。給諫臨川周公曰庠。分考詩四房者。東陽令漳浦蔡公思充也。督學使者則陳公大綬也。府君既薦。大父遂引疾歸。以為堂構有人。焉能老風塵吏。捷鬪著書不復出。府君時已有星會樓稿。盛傳國門。市人因之賈利。摹印至三萬餘板。字漫滅。重鐫者再行。卷之廣。向所未有也。

三十八年庚戌。十八歲。正月。公車至都。家世儉樸。大父遺之故裘。不能禦朔風。棘漏夜二十刻。疾作。迅書而出。不獲與濃淡。及簡廢牘。房考評曰。此必英年異質也。惜未藝。未稱。暫抑以老其才。需大就耳。

三十九年辛亥。十九歲。客有攜府君書扇九日詩游雲間者。徵君陳公繼儒見之。驚歎。以為仙才。遂赫蹶致殷勤。身先之。繇是聲譽日盛。

四十年壬子二十歲。

四十一年癸丑二十一歲。再上公車不第。

四十二年甲寅二十二歲。冬十二月。大父厭世。府君哀毀過禮。迄今讀喪祭諸辭者。猶泣數行下。

四十三年乙卯二十三歲。聞關吉水。乞誌銘于鄒忠介公元標。以公負天下重望。與大父同官。駕部。又皆

江陵逐客。稱患難交。故不遠千里云。

四十四年丙辰二十四歲。秋八月。歸葬大父母于上虞之白馬湖。其地大父所自卜。以依親也。封樹威儀。

一如制焉。

四十五年丁巳二十五歲。

四十六年戊午二十六歲。

四十七年己未二十七歲。三試南宮不第。

四十八年庚申二十八歲。府君既屢躓。喟然歎曰。窮達固有命。要不堪以無用空言。消磨歲月。作讀諱自

警。又立之法。多擬場題。分箋列壁。箋各七題。日抽一箋。伏而思之。義句皆備。則焚箋引滿。不形筆墨。於

是歲月之間。胸藁纍纍。果以獲薦。然惟府君至精彊。記能爲之。他人不及也。

天啓元年辛酉二十九歲。是歲會鼎生。是爲長子。

二年壬戌三十歲。借計吏者三矣。始捷南宮第一百二十八人。與從父三闈公同榜。方試竣時。府君自錄闈墨。以呈舊司衡陳公。閱竟默默。意殊黯淡。府君請曰。敗軍者將又北乎。曰。正以非北。所以邑快。失第一人將奈何。聞者或迂之。然先輩瞻矚期許。固自遠大。

兩主司皆宰相。正爲金谿何公宗彥。副爲秀水朱公國祚。同考詩二房。爲右諭德博羅韓公日纘。殿試第二甲二十名。是爲文公震孟榜。觀禮部政。改翰林院庶吉士。故事。進士服官。以甲第爲差。二甲多部曹。其次五及十者。除州。無清華望。所知競勸赴中祕選。府君喟然曰。帝王良法美意。必賴守令而全。生平恨罕觀循吏。奈何身自去之。所知曰。循良一州。何如循良四海。乃就選。

三年癸亥三十一歲。以官格科條失宜。竊議之。而身在修業之列。抑未敢言。

四年甲子三十二歲。除翰林院編修。故事。庶常去留。準館閣累試名序。兼采物望。時隸籍上虞者二人。例不並留。府君恬淡自如。又文多指斥。試輒不前。而同鄉之延譽者日至。及集議。前輩多有同鄉。首揆葉文忠曰。倪某無論文字。只三年來無片刺及吾門。已加人一等矣。乃留府君翰苑。而出同鄉爲給事中。

仲弟會單生。爲伯父後

充經筵展書官。纂修記注。

五年乙丑三十三歲。殿試充掌卷官。

奉節冊封德藩。王新襲，驕不知禮。使節近郊，長史出逆。陳三事，王不外迎朝使。及宣讀官，同王跪起。府君曰：王黃口耳，曲譬不聽。長史再反，府君正色曰：所可假者，稱疾免外迎耳。至于典禮，孰敢干之？更不悟。則即日迴車返命。長史匡翼之，謂何於是。王稱疾擁兩寺人，迎冊於殿門之外。餘如禮。冊封事竣，卽引疾。就中途繳節，乞假歸里省母。時璫焰日熾，刑賞顛亂。府君計還朝不能無言，言則遣北堂憂，故引疾歸。

與客品題新榜名流曰：今春奇士多在中末，止翁解元得在魁選。榜首卷本房閱及時，忽自動，知其有神也。榜中最少如萬元吉、王敬錫，皆英美之姿，萬尤奇杰。不在何項諸君之後，大率甲子登雋多才，文皆高古，亦是風氣一轉。如此世界，不應有此文運，其運有升泰耶。

六年丙寅三十四歲在里。

七年丁卯三十五歲。四月假滿赴闕，甫至，以資序奉命典試江西。薛給事國觀副之。時璫焰日熾，羣小懲前榜試錄之譏，畏人議其後，矯詔懸主司誹謗朝政之令，坐無赦。府君故撓之，以孝慈則忠，皜皜乎不可尙已。命題忠觸璫諱，不可尙譏進爵上公，翼祠文廟。人爲咋舌。及撤棘而璫已敗，幸免于禍。返命在道，聞大行上賓，兼程入臨。

崇禎元年戊辰三十六歲。正月首論國是。璫既磔死，餘黨猶踞津要，欲禁錮林下諸賢，力攻東林。又創

爲孫黨趙黨熊黨鄒黨之目。以一網清流。府君憤甚。抗章極論。首爲上別白言之。疏曰。臣聞持世不平。則陰陽之戰起。論人失實。則舉措之道乖。臣見在廷章奏。凡攻崔魏者。必與東林並稱邪黨。夫以東林爲邪黨。將復以何名加諸崔魏。崔魏而旣邪黨矣。向之首劾忠賢。直彈呈秀者。又邪黨乎哉。夫東林亦天下之才藪也。其所宗者。大都樹高明之幟。而或繩人過刻。持論太深。謂之非中行。則可。謂之非狂狷。不可也。所援引。卽不無非類。要可指數。而盡中實。有謝華。撫其若脫。置黜陟于不聞。泊然無營。君子者也。今日邪黨。則無不邪黨矣。且天下之議論。甯涉假借。而必不可不歸於名義。士人之行己。甯存矯激。而必不可不準諸廉隅。自後之君子。以假借矯激。深咎前人。於是五虎五彪之徒。公起而背叛名教。毀裂廉隅矣。夫頌德不已。必將勸進。生祠不已。必且呼嵩。而人猶且寬之曰。無可奈何。不得不然耳。充此心也。又將何所不至哉。議者能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已甚之論。苛責吾徒。亦已悖矣。末復言韓爌。文震孟。常用書院當復。疏奏。詔所奏未當。施平湖稟也。而逆黨御史楊維垣力詆之。府君復疏曰。臣前疏所陳。正爲臺臣楊維垣而發也。陛下明旨。一則曰天下爲公。再則曰化異爲同。三則曰分別門戶。已非治徵。而維垣必曰孫黨趙黨熊黨鄒黨。陛下於韓爌。則曰清忠有執。于文震孟。則曰起用。而維垣必曰爌非賢。震孟不簡。陛下事事公虛。而維垣言言我見。臣爲維垣效忠告者大。不圖維垣以臣爲謬也。維垣謂臣盛稱東林。蓋以東林之推李三才而綏態廷弼也。亦知東林中有首參二十四罪之楊漣。及擬戍崔

呈秀之高攀龍乎。且以魏忠賢之窮凶極惡，而維垣猶稱之曰廠臣公。廠臣不愛錢，廠臣爲國爲民，而何況三才以彪虎之結交近侍，律應處斬，而法司初擬止于削奪，不啻驕兒護之。維垣身係言官，不聞駁正，又何尤于寬廷弼者乎。而以臣爲謬，臣不受也。維垣又謂臣盛稱韓爌，夫舍爌昭然抵觸，逆璫抗疏嬰禍之跡，而加以闕說罔利，莫須有之言，已非篤論矣。卽廷弼之事，爌條旨僅免一梟，未嘗赦之也。廷弼行賄之說，逆璫造此以殺楊左諸人耳。謂移宮一案，無從蟻以受賂，於是改爲封疆，四出追比，此天下所共知。維垣奈何尙守是說乎。至于不附紅丸及孫愼行君子之論，臣言原非矛盾，蓋愼行清望較之王之寀不侔，識雖刻深，不失春秋書趙盾之法。夫董狐不爲沾直，趙盾亦未嘗貶賢，而以臣爲謬，臣不受也。維垣又謂臣盛稱文震孟，夫震孟臣不更論，卽如王紀清正著聞，以參沈灌忤璫而譴斥，震孟以薦紀削奪，均之得罪于逆璫者也。至于破帽策蹇，傲蟒玉馳驛之人，此何可譏。夫刑賞出于朝廷，而榮辱因之，當時則忠賢之刑賞已耳。維垣亦思數年來破帽策蹇之輩，較之超階躡級者，誰爲榮辱。抑宮保橫玉之劉詔，何如桎梏抵罪之耿如杞。自此意不明，於是乎相率爲頌德生祠，呼公呼父，而不顧可勝歎哉。而維垣以臣爲謬，臣不受也。維垣又謂臣盛稱鄒元標，夫元標之爲人，前則峭直，後則寬和。若詆之爲婪取多藏，則猶之稱廠臣不要錢云爾。臣雖斬首穴胸，不敢閉命也。故謂都門非聚講之所，則可。謂元標講學有他意，必不可。謂聚講之徒不盡端人，則可。謂聚講或有邪謀，必不可。且逆黨當

日所以驅逐講學諸人而拆毀書院者。其意正以箝學士大夫之口。而恣其無所不爲。自元標以僞學見逐。而逆璫遂以真儒自命。學宮之席。儼然揖讓。宜尼使講學諸人而在。豈至此哉。而以臣爲謬。臣不受也。維垣又力詆臣矯激假借兩言。夫臣正爲今之詆真狂狷爲假名義者言之也。當崔魏之世。人皆任真率性。爲頌德生祠。呼公呼父。使有一人矯激假借。而不頌不祠。不公不父。豈不賴此人哉。維垣以臣抑揚之詞。爲一成之論。而謂臣大謬。臣益不受也。維垣又謂遇小人待其惡稔。乃攻而去之。臣以爲非計也。必待小人惡稔。其壞天下事不知凡幾。殺天下正人不知凡幾。雖攻而去之。不已晚乎。卽如崔魏之惡稔久矣。使不遇聖明。誰攻而去之哉。維垣始終以無可奈何爲附黨者解嘲。設或崔呈秀一人。舞蹈稱臣於璫。諸臣亦無可奈何而舞蹈稱臣焉。又命逆璫以兵劫諸臣。使爲叛逆。諸臣亦無可奈何而卽從叛逆可乎。維垣又言今日之忠直。不當以崔魏爲對案。夫品節貞邪。試之于崔魏而定矣。有東林之人。爲崔魏所恨。必欲殺之逐之者。正人也。有攻東林之人。雖爲崔魏所借。而勁節不阿。或逐或奪者。亦正人也。以崔魏定邪正。譬之以鏡別妍媸。維垣奈何不取法于此乎。總之東林之取憎于逆璫。獨深受禍。獨酷在今日。當曲原其高明之槩。不當毛舉其纖悉之瑕。而徒欲與逆黨以首功。代逆璫而分謗。斯亦不善立論者矣。人才不可不惜。我見不可不除。衆鬱不可不宣。衆議不可不集。魏忠賢之餘論。崔呈秀之故智。不可奉之爲經。守之弗失。願維垣之熟計之也。疏入報可。海內傳頌。以爲名言。而起廢

之旨。于是乎下。

鼎按楊素附璫爲之驅除善類。不遺餘力。及璫敗。維垣度無以自免。乃疏糾崔呈秀。婪賄庇奸。以蓋其跡。遂儼然以正人自負。而國是益淆。自府君疏上。公論始出。於是臺省連章劾褫。猶潛通中貴。詔逐而後去。

四月。遷翰林侍讀。奏毀三朝要典。略曰。臣觀挺擊紅丸移宮之三案。關於清流。而三朝要典之一書。成于逆豎。其議不必不兼行。而其書不當不速毀。蓋當事起議興。盈庭互訟。主挺擊者。力護東宮。爭挺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情之論。主移宮者。引變于機先。爭移宮者。持平于事後。六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總在逆璫未用之先。羣小未升之日。雖甚水火。不害墳篋。此一局也。既而楊漣二十四罪之疏發。魏廣微此輩門戶之說興。于是逆璫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又借三案。經此二借。而三案之面目全非。故凡推慈歸孝於先皇。正其頌德。歌功於假父。又一局也。網已密而猶慮遺鱗。勢極盛而或憂翻局。諸奸乃始創立私編。標題要典。以之批根。今日則衆正之黨碑。以之免死。他年即上公之鐵券。又一局也。繇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共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今爲金石不刊之論者。誠未深思。若乃翻印紛囂。改亦多事。如臣所見。惟有毀之而已。夫以奄豎之權。而屈役史臣之筆。亘古未聞。宜毀一。未易代而有編年。不直書而加論斷。若云彷彿明倫。規模大。

典則是魏忠賢欲與肅皇帝爭聖。崔呈秀欲與張孚敬比賢。悖逆非倫。當毀二。矯誣先帝。僞譏宸篇。既不可比。司馬光資治通鑒之書。亦不得援。宋神宗手製序文爲例。矯竊誣妄。當毀三。又況史局將開。館鈔具備。七載非難稽之世。實錄有一成之書。何事留此駢枝。供人唾罵。當毀四。伏願敕下該部。立將要典。毀開館纂修實錄。捐去成心。編摩信史。至一切妖言市語。如點將選佛諸謠。毋許妄行奏瀆。橫起風波。則廓然蕩平。借于大道矣。書奏。閣票部館會議。意存兩可。上不懼。益聽朕獨斷行五字。及部館以焚毀奏覆。侍講孫之獬聞之。詣閣力爭。繼以痛哭。復疏言不可毀狀。天下傳以爲笑。言路相繼糾之。放免。尋定入逆案。

五月上諭會儒臣于奉先殿前。焚要典。宣付史館。賜宴出。

鼎按奸黨變亂是非。非徒明編要典。亦復陰淆實錄。是時府君能知要典之繆。不能知實錄之譌。緣故事實錄進呈。則尊藏于皇史宬。副本儲文淵閣。又會官焚草于椒園。閱密特甚。故先疏未有一言及者。後七載。詞臣文公震孟。以承纂熹廟實錄。請光宗實錄較對。始知其繆。奏請改正。政府動以要典已焚。是非久辨爲解。竟持不改。夫要典焚而失實之實錄存。則焚猶不焚。二事實相首尾。故述頗末於後。崇禎七年八月。文公請改光宗實錄疏曰。臣因纂修熹廟實錄。從閣中恭請光廟實錄較對。見其開乖繆甚多。如先帝册立與挺擊紅丸諸大事。皆祖三朝要典邪說。而陰和之。蓋天啓三年

府君嘗鐸視草之文。名代言往事。以爵爲序。先綸閣。顧以其人未稱。乃類別之。曰卹忠。曰賜環。曰功敘。曰恩覃。曰考績。出乎其類。必先卹忠。所以陰制火城沙路。使不得爭尊也。

伯父侍御恩覃之制。府君所草也。時人以爲弟草。兄制。自曾子開韓持國之後。與此鼎峙。傳爲盛事云。二年己巳三十七歲。四月。遷南京國子司業。欲遵祖制。積分而未果。先是北祭酒請復積分之制。禮部覆言。教成之日。以經書後場課諸一日。府君以爲此舉。旣求真才。非如月季小試。可以窮其蘊。而卷經御覽。又非如春秋二闕。可借手易書。得以藏其拙。請分爲前場後場。前場必三書一經。後場必一論二策。分二日行之。乃草疏。副祭酒侯公格上之。然是時生徒寥寥。又多費入。而府君席不暇煖。未覩其益也。

大母性畏舟車。府君通籍後。未嘗一就板輿。及遷南雍。乃迎養官舍。舍左修廊疎牖。俯瞰雙池。爲施曲橋朱楯。中通小舫。放鶴則銜枝駢舞。出入霄漢。時奉慈顏。以爲笑樂。

嘗夢有僧謂誦經不如寫經。大母因命寫經。乃虔寫金剛經一部。竟日而畢。無一字率。錄存雲棲寺中見者以

爲樂天復出。後會稽姜孝廉公銓又重鑄于其家。

三年庚午三十八歲。於池濱左栽菡萏。右植芙蓉。欲以承九月稱觴之懽。春暮。忽量移右中允。府君以席初未煖。又將絕裾。悵甚。蓋後資者樂南署之不開烽火。推移而前也。于是奉大母歸里。受親朋介壽。

之章而後發。府君南雍首拔士，獲薦于南闈四人：蔣鳴玉、萬壽祺、王寢大、張一如也。

四年辛未三十九歲。加俸一級。會試分闈詩一房，得士二十四人。首卷楊廷麟，江右名宿也。宜興擬

元五日忽改第二，及發糊名，深悔之。故於試錄首程，不鐫元而鐫楊，以示悔。蓋創例也。館選詩一房

獨盛，吳禎、楊廷麟、倪于義、王邵凡四人。倪後授御史時同鄉章公正宸出爲給諫，府君歎其非公論，既而曰：羽侯殊有骨性，置之言路，亦爲朝廷得人慶。詩二

房，分考爲文公安之闈卷，兩房互商，彼此師生，亦舊例也。

府君偶過詩三房，劉公漢儒適有落卷在案，因策語觸時，已刷之矣。府君力持之，遂得入彀。又書四房

黃公錦，在闈患疾，屬府君代閱，于落卷中拔得三卷，初皆不知何許人。既復半載，有進士李清及馬成

名、沈延嘉者，謁謝自述，則向所拔卷也。稱門下士，執禮甚恭。府君初不欲承，顧誼分不殊，卒亦受之。而

劉黃二公之不隱人善，與三進士之不忘所自，具見於此矣。

分房例有房稿之選，蓋芸窗簡練之文也。府君選獨後出，然紙貴一時。又嘗自製十三篇，欲爲文字開

山，擇門士最謙雅者一人當之。時會鼎在髻，承誠祕慎，故迄今不言姓名。

四月上憂旱，步禱南郊，羣臣從。

九月，大凌圍久不解，上發帑賜劍，遣中官督戰。府君歎曰：此觀軍容之漸也。聖明自出無奈，然外廷無人至此，豈不可羞可哭。

以南院冰天人所不取。欲藉遷迎養。言之政府不得。

十月武闈更端。遣官重試。內閣循資。奏以詞林方公逢年爲主考。府君副之。先是主司爲詞林楊公世芳。劉公必達。監試者侍御余公文燿。馬公如蛟。有武舉末場曳白。外簾例揭通衢。武舉布蜚語。欲傾監試。會下第者徐彥琦有絕力。牢騷自試。中人撫以聞。上疑有私。收監試主考並繫獄。盡斥諸士更試之。至是上遣中貴六人。偕勳樞大臣監視前場。去取技勇。府君慮末場亦然。抗疏以待。然不果遣。乃止。蜚語者粗有技勇。論止兩行。外簾不敢復揭。且以號達內簾。期必得。及榜發。蜚語者竟無名。中官所屬意標識者十餘人。皆落榜。知貢舉及監試咸危之。願事不可易。惟爭首榜首名張景星。不宜復在進呈之列。府君力持得無動。撤棘後。在事者皆惴惴。府君獨坦然。已而上以新榜第三名王來聘爲一甲一名。以首名爲二名。以八十九名爲三名。餘如原榜。事遂定。逾月。草疏。抹四疊。臣欲與方公連章。方懼益四公之累。府君乃獨奏上。雖不從。亦無譴責云。

按是時上特重武榜。親定甲第。臨軒臚唱。悉如文儀。自是遂爲典例。鼎元王來聘。初授遊擊。逾年遷副總兵。先登擊賊戰死。不負科名特典云。

五年壬申四十歲。

五月上賜麥餅宴。元制名不落夾。亦不恆舉。世宗以其不典。改名麥餅。至是再行。府君有詩二章紀盛。

其云百二十年如待今者指此。

八月再乞歸省。閣票下吏部。故事下部無不覆放者。上忽傳改票。竟復留。蓋上鑒知久矣。而府君滋鬱。伊。九月三乞歸省。芳草疏所知多尼之。或言上眷不可拂。或言屢瀆必怒。府君歎曰。小臣何眷之有。求退有何可怒。章遂三上。有旨在任。調理閏十一月。請讓官黃公道周。召還劉公宗周。略謂右中允黃道周學行雙至。至清嫉俗。奧深經史。洞精時宜。陛下試假筆札。自可倚馬萬言。此誠天下奇才。天爲陛下生此一人。仰佐天章。非偶然也。且道周以掾罪輔錢龍錫。忤旨降調。未幾而其言卒行。是陛下之知道周久矣。華亭錢公之下獄。蘇宵人構之。謂袁崇煥之斬帥主款。謀出龍錫。故論斬黃公。上言。將謂殺罪輔以報毛文龍之仇。如此則邊將必驕。閣臣懼落。陛下御極以來。閣臣負重譴者九人矣。一代之間。當有幾輔。而固圉憤盈。孤卿駢首。於是降級。五月。京師大旱。上步禱南郊。還宮。釋華亭于獄。遣戍甯海衛。是夕大雨。臣謂陛下今日用人。惟當取其伉直有氣者。聞者中使四出。驕凌庶司。臣懼天下士大夫之氣化爲繞柔。陛下奈何式怒蛙而重摧折之乎。臣自量庸劣。遠遜道周。陛下幸聽臣言。還道周原官。而出臣於外。猶棄礧硤得良玉也。又言原順天府尹劉宗周。清恬鯁介。正類道周。而亦以骯髒投閒。天下本無人。得其人又不能用。安望有爲陛下奮其忠能者乎。此皆諸臣之過。非味則忌。不以入告耳。不納。

按是時府君以所陳未聽。思補牘。嘗貽季父書曰。讓官石齋之疏。係吾一年積衷。非汎常推轂。如不見聽。即當以失實處分。李邕因孔璋減死。禹錫與宗元換郡。此皆誠至語。激立取回天。如其不然。魏

其曰終不令灌夫獨死則亦蒙誅尹洙曰臣義不當苟免則亦得貶未有不阜不白出此悠悠七里之霧布於綸扉而欲求天下之治平烏可得乎今上不聽不譴方擬補牘會徐翰簡九一併繼起有讜論先獲臣心之疏中閒見推及吾恐上疑朋黨故止不上

四乞歸省初政府以府君人望欲牢籠之言去輒留藉客致殷勤啗以美遷府君謝之退曰吾平生不愛熱官不喜居要人牢籠之內既不能鴻鵠舉其可與蜜蠶罍乎今石齋九一已去而吾獨留享寵榮有靦面目詩其謂我哉由是引退益力

六年癸酉四十一歲稍遷左諭德充日講官故故事講章撰自講官衷于內閣閣有去取講官依違而已至是府君初值講派彼奪其民時三節啓沃云因考成而吏急催科則非省刑以兵荒死徙而賦額如初則非薄斂烏程以太長發刪既以不渾成命改府君持不可中書往復數四乃謂之曰啓沃自講官事此後不渾成更有甚于此者設有進規中堂之言中堂亦命改乎必欲改者惟有自陳求罷耳烏程以上意方屬府君不卽劾論然疾之彌甚

笑之事與此類

先二年羅公喻義講章侵政府烏程劾其正少規多非經筵體下部議部覆聖聰天縱而喻義曉曉多言處以閒住天下

府君在講筵占對詳明上無不前席傾聽一日直箴政府上怫然以手麾書印首上視府君徐申正義音響琅然頃之上稍頹就案卒霽容受焉

承纂神廟實錄告竣。因請省親。以新補講員。不許。

時以起用廢籍諸臣。冢宰會朝士舉鄉里人材。府君當以建言爲第一義。餘以次及。事亦竟寢。

力辭典試南北正副主考。需詞臣四員。府君資最後。應南副。而前輩之應北正者。樂改南。睦于烏程。遂
案例授之。府君謂是將浼我。乃力辭南副。并辭北副。俱不就。及南榜出。物論沸騰。臺省交章奏劾。以烏
程故得薄譴。遂疑彈章出府君意。而日與徒黨伺之矣。楚乘頗有識者。故不詳著。

既而府君見闕牘多庸淺。喟然歎曰。閱南卷。使人氣失。此非遵功令過也。正是悖功令耳。不見明旨云。
期取古雅典正貫穿經史通達治體十二字乎。本求奇士。豈爲庸人設耶。文運正啓。忽爾摧墮。悔吾不
承此役。遂使儒書坑焚。張橫渠曰。使文章無權。吾等之責也。甯當不自咎罰。

倪文正公年譜卷之二

崇禎七年甲戌四十二歲。遷右庶子掌坊事。十一月五乞歸省不許再疏又不許。

指陳時政得失制實制虛各八略曰制實者關時急切不可失之一瞬最急莫如離插交插既他附勢

必內侵宜乘初合離交伐謀豈當搖足換胸坐承禍患按插漢大會虎墩免懸元小王子之後也萬歷中王象乾總督薊遼撫馭有方得其心邊陲宴

然崇禎元年上命袁崇煥督師寧錦東禦奏舉象乾總督宜大以待插使無西顧王自信往績持撫議

沿誣馬市以羈縻之然是時王既盡期而議者又急于見功變而言戰於是二策皆縋不半歲插內犯

關入大同此不二曰繕京邑畿縣土墉庠薄可超而越敵苟因糧于此何以堅壁清堦悉宜增繕奪其

久持如玉田三河豐三曰優守兵頃者宜大之役戰士無功嬰城自固守兵著勩今無功者餉厚而賞

行著勩者廩薄而無賞懼生偶語宜有調劑四曰靖降部徒戎之論昔人所持今散口零衆非魏晉比

爲疊端已見終善爲難要俾蕃漢無猜庶杜突厥九成之變按裔丁勁悍敢戰無大部落列處塞下未

後崇禎十三年顧慕入京營將妻子殆萬人廩給豐贍漸驕肆爲民患十四年分發數千人于宣大復

譚噪提督總兵張福臻誘殺之京營裔丁聞之洵洵欲爲亂上丙夜手詔兵部授方略翌日次第遣發

安插廷綬以原營總兵王定等將之給賜甚厚苟幸無事曾不五曰益寇餉寇蔓秦晉呼庚待釐何不

得隻臂半拳之用坐糜厚糈肉食之鄙如此及思府君言晚矣

卽以兩省之賦還供其地之糧小費必有大省近饋逸于遙解六曰儲邊才邊才難遇練習斯才請凡

邊方職任自守令上至司道皆以三年爲限能見卽遷本疆節鉞重任亦取諸此庶邊吏以軍旅爲家

功能日出。七日奠輦。漢徙富民實京。蓋爲衆貧有賴。今車戶流商。傾家蕩本。市井無藉。告密敗漁。富者皆貧。人無固志。宜酌甦商之策。塞告密之門。車戶詳後。東廠中官因八日嚴教育。祕館辟雍。所以儲才。今教習乖方。更弦更急。經史典故。祖憲時宜加之誦考。設爲處分。以窮致其才。深微其意。疏奏。詢用開寶著議。教習事宜。餘報聞。

制虛略曰。虛者本諸理道。治以精神。一舉而包數功。一時爲之。而有數十年之利。最大莫如正根本。治之根本。惟在絲綸。政府誠能引辜懷恥。秉忠絕欺。恩怨去懷。好惡循性。無以意見。譬獨立之士。無以聲顏拒來告之人。則才識自生。助猷自著。政府指首其次曰。仲公議吏部侍郎張捷。無端保奸。致激羣論。

非徒邪正之關。實亦安危攸繫。蓋彼死灰計竭。惟幸家國多凶。所以向者盛傳句敵之謀。已而卽有邊

才之薦。將見金錢糜至。宜密遏萌。先是八月。上御平燕。命大僚各舉第一等才品。司銓政科道糾所舉

上目科道諸臣曰。云何於是。虛公兆龍。孫公晉。蔣公得瑗。金公光宸。韓公一先。爲公。魏武。並奏。純如列

名逆案。又實無才。不可用。捷猶嗷。嗷不已。上手麾之。始退。明日。從烏程。葛以謝陞。爲吏部尙書。純如之

薦也。烏程。巴縣。實主之。而發。端于捷。不虞上之堅持也。已而吳給事甘來。范給事淑泰。交章劾王應熊

張捷。黨謀。翻案。俱不問。捷亦屢疏乞休。以與捷。並遊。溫旨。故府君復上書言之。不省。會四川巡按御史

劉公宗祥。回道。考核。捷恨。請託不行。鈐制內臺。擬三曰。宣義問。詞臣許士柔。力闢先微。不宜久閣。卽前

爭事實。憲臣王志道。抗爭內遣。匪可終沈。初。上以太監王坤。監視宣府。朝士多論劾之。坤遂抗疏。以修撰

志道疏。糾內臣越職。輔臣失職。謂內臣論劾。漸廣。內則科道六曹。外則方面督撫。又內則臬憲。今則糾

幾周亦四曰一條教卓異本求循茂而厲以考成將撫按不能治貪殘崇禎四年十二月考選科道事罷歸更核前任錢繼登降于是給事熊開元御史鄭友元俱以完不及格調以戶部尚書畢自嚴失糾下獄自是考選必先勅財賦不問撫字而胥吏得以操官評矣例轉本處庸凡其名曰優陞將公論不得問摧折會推既資羣議而所禁乃在把持則盈庭之語默無主館員既重官評而敷試仍以文字則開部之取舍難憑崇禎六年著令科道不專取考選館員須先歷知推於是甲戌科途停選庶吉士盍求畫一以定章程五曰慮久遠弊必原其自始法當慮其所終故循事始觀之則兵譁必繇於將劣民亂必繇於紳豪武繇必繇于文尊宗辱必繇于官玩爲要終之論則劣將易制而譁兵難制初甘肅兵變賊殺巡撫畢自肅自肅自是脫巾上散巡撫王揖方閱武戶部顧樞軍錢至軍士競前求散揖故遲之軍途鼓譟稱亂砍揖仆死卒符所科豪紳易制而亂民難制文吏易制而武臣難制有司易制而宗潢難制時周府萊陽王與許州貢生蘇輔宸爭田萊陽家奴擒輔宸族人蘇生垂斃諸生王諱軍辭入告上方篤親親意萊陽實被辱遣王諱軍辭入告上方篤親親意萊陽實被辱遣抑揚操縱宜有權衡六曰昭激勸自劉之給以庶常片繼騎收經澗輔宸俱下錦衣獄蘇生竟斃獄中語而佐樞叱馭嬰凶崇禎二年賊下之戰督師袁崇煥以疑繫獄總兵祖大壽東還滿桂舉軍陷殺于金聲爲御史監其軍三年二月之給師至邈化前軍敗歸招降不屈力戰而死金聲尋請終養至是府君請卹之給不省及十七年正月念聲舊勞起翰林院修撰復迫卹之給蓋出特恩而天步已蹙矣王來聘以武第踰年而乘驪先登遇害王事見前法應殊卹顧反寥寥請宏斯義駿骨可功七曰勵名節在位無才皆因骨柔節墮昔人求將略于犯顏敢諫誠以斧鉞之與鋒鏑爲畏無殊靡厲之術必握其原八曰明駕馭督撫封疆大吏全資威重彈壓臨戎小有過差不當囑呵沮氣所言皆先見洞微

閣擬多係奉旨不必繼陳。

回奏用閒之術。略曰：插之他附，其情出于畏死，救亡雖蘇張復生，烏能離破。惟失賞于我，不能弛心于六十餘萬金錢，可以設計招徠。餌此疑彼，成則坐換其羣，露則相猜自賊。要在邊臣相機制變，非廟堂所得授謀。乃今之用閒，堂堂正正，走一介之使，以招麻鮑，是乃正告非閒，何以伐謀。末又言監視中官之設，非可久恃。今邊臣歸命軍容，陰藉逃罰，陽謂吾不自繇。此臣所甚歎。陛下但專責邊臣，而信必于後，欺玩自破，又何苦以近習試鋒鏑。適予邊人以徑哉。始陛下謂行之有緒，即撤。今行之無緒，益宜撤。奏上，閣票詰交至，上發改票執如初。上抹去，親批這所奏知道了。兵部知道十一字。烏程見上所改抹，默然變色，忌之益深矣。自四年十月命太監唐文征提督京營戎政，自是銜命相望。王坤往宣往薊，東協王之心中，協郭希韶西協各監軍。十一月命吳直監視登島兵餉，監視關寧。張國元汾陽知縣費甲鏞至投井死。府君所論指此輩也。上雖未從，固心識之。明年遂撤諸鎮監視，然未幾以邊警內員復出大同巡撫，奏鶴食事劉彝鼎，上以彝鼎貪污，命同監視。會糾收繫論。戊自是中官遂操吏治，權愈重，而庸才匪人，益藉以掩過。邊東敗壞，此其一端也。

十二月疏駁張少宰捷執言反，向府君還駁之，又多侵譏政府，上兩不問。

回奏考選議稿。略曰：頃夏秋閒，吏禮二部方奉旨會議館員考選事宜，紛然未決。臣於客座，偶據臆見。舊冢臣李長庚聞而問旨，因具揭公投。謹將原稿錄呈如左。考選創制，聖明盛心，會議未定，實有難焉。蓋以上意所崇，在于治行，而宏文之選，原屬文章。今欲歸之政府，而內閣既不欲侵主爵之權，若云

責在司銓。而官職豈應不關綸扉之議。且法既尊治。則吏部所據實殿最。而上者遂是定評。卽考試可不設。考必以文。倘內閣所糊名高下其閒者。稍頗輿論。將功令之謂何。正使閣部同堂而咨。必致彼此牽制。欲求文治相準。保無長短差池。又以科道退處遺珠。聲華疑削。詞林太離翰墨。名實已乖。若此者所謂難也。如愚之見。請於吏部先以治行考定科道部司等員。其於科道。但擬懸銜部司照常詮次。其題得旨。則以所定科道人數。送閣考選館員。自部司而下。不得參預。凡與試者。悉爲治行之尤。在內閣卽可一意衡文。不必分心采望。其高下名次。其文爲定。而授官編簡。仍準官評。如原議給事者。則授編修。原擬御史者。則授簡討。如此則閣自歸閣。部自歸部。治行自治。行文章自文章。可以按圖衆察。可以糊名暗摸。拔科道之尤爲館員。既可尊文學于政事之上。定編簡之次。以部議。仍是升器識于文藝之先。則事無不順。而行亦可久。臣所議考選法如此。未嘗品題人物。而冢臣亦全不舉行。是臣言僅比芻蕘。安所得把持劫制乎。報聞。駁奏固不須詳載。今以考法甚善。雖當年未行。亦備列之。

八年乙亥。四十三歲。寇禍陳言。是年正月。賊陷鳳陽。焚皇陵享殿。放高牆罪宗。執知府顏容暄。杖殺之。留守朱國相。指揮包文達皆戰歿。故府君忼慨借箸。以爲寇禍非常。國家大辱。此誠陛下臥薪嘗膽之時。諸臣嚼齒透拳之日也。今人心所在。思亂賊踞南北之衝。本謀不立。他變或生。願陛下立下罪己之詔。痛切撝謙。布告天下。禹湯罪己。其興勃焉。興元一詔。悍將感泣。事固有空言而勝十萬師者。然固非

空言也。因是以廣宣德意，除民疾苦。獨崇禎七年以前之逋負，寬繁瘠州縣之考成，改折雜解官代輸，將於下誠益，于上無損，非徒無損，且得贏焉。又今發弊而遠追數十年之事，扳昧而遠及數千里之人，蔓引波翻，冤號載路，去此數端，人必感奮。今潢池之亂，本繇饑寒愁苦，卽應以掾饑寒解愁苦之法，爲輜鈴戰權，及今不圖，日蔓一日，必至無地非兵，無民非賊。陛下亦安得執空版而問諸燐燹之區哉。辭甚切直，上嘉納。下部酌行，已而戶部條例款項，稟成政府，特拂抑之，僅以名應。府君聞之，揭致戶部曰：頃職爲民請命，認陳數事，荷聖明一一下部，度貴部自有權衡，乃竊聞外議，以貴部于此，尙且悠悠，冀以小塞而已。職以爲惑，竊意此番發詔，自繇聖上以永懷之至痛，爲戡定之上謀，非尋常典則循例明恩之比。如其行之不能實脫湯火，聽之不能隕涕投戈者，不如其已。謹將小疏所陳，逐一開列，以竭區區如左。謹內諸疏止載略，右揭獨詳者，以疏爲世所共見，揭未之布也。

一款請自崇禎七年以前一應逋負悉與蠲除。

右件七年既稱現征，四年以前已經屢詔蠲除，今所議蠲者止五六兩年耳，以兩年小塞，尙恐未必歡呼，今聞議只蠲五年，將無黃葉之止兒啼乎。

一款有司考成亦務少寬，繁瘠之鄉，量以九分爲率。

右件今天下疲瘠州縣，實亦未必能完十分，亦屢蒙貴部軫恤，不必今日始言，今所當卹，在加意繁

鄉耳。就如松江一郡。轉糧若干萬。郡守四品之官。至降二十八級。將何底止。凡如此等。悉宜少寬什一。是繁瘠二字。所當並議。今聞議瘠而遺繁。未爲圓滿也。

一款東南本邑雜解擾累無紀。今除上供軍需萬難更議者。姑仍舊貫。其諸一切。苟非至急。如絹布絲棉顏料漆油之類。悉可改從折色。官代輸將。

右件上供如袍段軍需如弓張竹箭之類。獨此兩項。驟難議更。其如餘絲綿布帛顏料漆材油蠟魚膠鉛錫銅鐵水銀茶椒等項。本非急需。又可召買。宜自今始。悉從折色。決策爲之。其便有六。凡物估一兩者。民間必倍費。至于二兩。今議每估一兩。外加四錢。另加鋪墊二錢。其他增減不同。悉以此例爲率。則是在官常得四錢之贏。在民常得四錢之縮。公私兩利。便一也。凡貨材之外至者。意在取盈。不能精良。以致駁換往返。非惟物力坐困。亦且時日久稽。今斂銀入官。官自買購。徵材必當需用之時。致物祇充所用之數。因便得良。以少得精。不至浮濫。便二也。貨物積之內庫。日就耗損。積鏹千年。豈得無用。猝有急需。又可通那。便三也。四方商賈。占望緩急。京師所需。物必輻輳。便四也。官自爲市。國帑之財。時與民間流通。京師亦有潤色。便五也。以折色而入者。亦可折色而出。如黃絹本爲撫裔。而絹或不敷。卽以折色與之。度更忻然。便六也。故爲折色之議者。乃百年不易之策。今欲僅以五年。前通議折。似乎愚民矣。本色之所以有拖欠者。以其駁換往復。年復一年。以至于此。究竟民力止辦。

一年未嘗并三年之需。今若現徵本色如故。而虛議舊逋從折。以明德意。非惟愚民將無罔上乎。大都貴部所慮者。惟十庫中貴耳。今聖上焦勞。主辱臣死。豈無賢者。應有同心。貴部豈當以此。遂懷躑躅耶。

一款請發弊止推現前。忽窮久遠。追賊止嚴本犯。勿聽扳牽。

右件賊犯扳牽。曾經貴部奉旨禁戢。而海內沸騷未已者。蓋繇變產之說。仍是扳賊也。凡奸犯所供之產。多是他人之產。一或不察。行下照追。郡縣火差。勢同捕反。在本犯方居此爲奇。挾欺致富。而無辜之人。家命俱喪者有之。或云同鑿之人。例應賠認。不知賊犯供扳之時。孰辨其是否同鑿。卽郡縣追呼之時。曾不言事止代認。於是有以非同鑿爲同鑿。何從分辨。何從聲訴。卽辨明訴理。而家已蕩然。皮骨俱盡矣。今請厲垂永禁。凡賊犯口供產業。不得遽認爲真。先行本縣。毋出牌拘。但大張告示。開明月日緣由。及所供產號地界。與夫同鑿姓名。旬日之內。如果虛誣。必有來辨者。因而查其真確。據實報部。俟部再行下。然後行追。庶免冤扳。可無擾沸矣。若夫賊非重大。事經久遠。卽同鑿之親。免行波累。當此人心思亂之時。非同熙攘訶衛之日。若猶拘拘。何事可以見德乎。

於是遷延近期。纔頒赦詔。冬十月。上避居武英殿。減膳徹樂。布袍視事。命臣工共加修省。而閣擬無感發將士之絲綸。部款不大去閭閻之疾苦。時禮部侍郎陳公子壯。陳蠲租清獄宥罪。使過省。工東兵裕。

賊恤宗改折寬驛旌敍事例十二事。雖奉溫旨，亦俱貌應。有君無臣，何以致興元建炎之效哉。

按鳳陽之變，非寇也。商民苦守備太監楊澤之貪殘，憤而揭竿，句賊于穎，攻陷鳳陽。故前疏德綏爲勝著，而無如當軸之藐藐也。

再按陵變之後，上命科臣林正亨、周視寶城、察方中封處，自常奏外，有密聞爲圖以獻，而傳者動以糞穴爲解，蓋其中有不可問者矣。

四月六乞歸省。

五月七乞歸省。

六月二十八日上以枚卜，召翰林自尙書以至編簡及九卿堂上官，將試以稟擬。時府君引疾求歸，尙在杜門。政府香山何公兩使至，謂上意久屬，機不可失，卽命召無偃蹇理。文公震孟方病，因註籍，亦手書勸駕。府君靜籌久之，歛然而起曰：諸君誠愛我，但事固不然。吾日日求歸，言言終養。今聞枚卜，遂爾突出，將何以對明發友生及其衾影乎？況枚卜大典，自應確稽品望，博采輿評，豈如科場考選，可一試而得出，必不得，得亦不光。遂堅臥不赴。其日應召者七十餘人，各給一牘，使平章之。越三日，御札下吏部，令以禮部尙書姜公逢、元等七人履歷進。文公與焉。及宣麻，惟文公入閣辦事，蓋不試而得之。而六公與試者皆不與。繇是文公益歎服，謂同年曰：鴻寶每事高我一籌，早我一著。

八月遷國子祭酒。先時撤講，既不聽歸，內閣循資擬推府君少詹事。管玉牒日講如故，具牘將上。府君聞之，詣閣力辭，以爲求歸四載，若復留講筵，母子相見何日，必不得去。且圖南以便版輿，願以少詹讓南祭酒方書田，而身承其乏，則具有斑衣之樂，無蠶等之嫌。首揆烏程謂講官南徙，將無屈抑。若以詹銜掌南院，猶或庶幾。府君謂得南已幸，何敢望詹銜祭酒自榮，無庸領院也。首揆爲之首肯，已而被論下直。旬日，嘉善錢公香山何公又欲留府君，以詹事掌北院。府君以爲若爾，非惟大拂初心，亦且紊資越級。上書縷縷千言，二公乃止。仍申首揆南雍之說，而首揆意屬後資。事途中變，府君爲扼腕累日。歎曰：吾初只求歸，非敢求南以南亦官也。所以言南借爲歸計耳。乃何以退難于進，出難于入。吾一生升沈，總不結得政府緣。向官中允三年，宜興以爲已驟，不肯逐隊推陞。今官庶子半年，烏程以爲已深，不聽借途歸省。去年作南祭酒，亦不爲躡越。而過抑方書田逢年資在以壓我。今年作南祭酒，亦不爲屈抑。而謬昂我不使壓後資。失其姓何政府之扼我如是哉！憤極只得一笑。所載殊顯縷，聊以見府君難進易退之一端。府君經營南席者十旬，而竟領北司成云。

九月，奏陳造士規條。府君初以歸省不得，怏怏。既思樹人大計，事在辟雖，期不負吾君，不負所學。實在于此。于是慨然以教育英才爲己任。時太學積弛，生徒率以費入，不足敷教。而天下新拔貢選，需明年鱗集闕下，然後分入兩雍肄業。府君乃先加小刷，而以更絃之大預條八議。一曰分合流品，以貢選

爲正流。援納爲閩流。貢選主于教成。援納惟依限撥。所謂分也。遴援納之英奇。進同貢選。黜不率之貢。選退處閩流。及夫季考科試。則兩流萃聚。更不分殊。所謂合也。鼓之舞之。其在分合之際乎。一議審定教法。教習貢選。一遵祖制。自廣業堂。遞升至率性。則與積分。孟月試經義。仲月試論詔誥表。季月試經史策判。參文與理。文理俱優者。予一分。理優文遜者。半分。歲內積至八分爲及格。得撥歷出身。不及格者。仍在監讀書。所教自德行經術文章而外。必與讀經濟之書。求天下之事。兵農水利。分科取精。律歷技射。以時閒。及其援納。一輩考分三等。上者。遴拔請旨。同貢選。一體積分。其次。中人之資。亦教以貢選之教。惟不輕改流。以滋倖竇。不程分數。以妨撥期。其又次者。使講讀律令。稍通治民大義。不致而牆。一議慎選六堂師表得人。則百度不勞而成。請令吏部博訪名儒。罔拘科貢。一等品端學正。動成楷模。一等博物多聞。叩之不竭。一等老成拘方。望而可畏。一等慷慨特達。氣足厲人。皆有範法。可以造材稱職。必與久任。久任必與優擢。助教以下。得與博士一同考選。一議崇尚經學。海內郡邑。諸生有通三經以上者。有司考驗得實。卽時通詳。撫按督學。起送到部。奏請廷試。發雍肄業。一議申闡文體。陛下所禁者。詭怪謬悠之說。意本求奇。今過畏功令者。以庸爲正。苟幸無過。亦豈真能無過乎。五經平正之歸。從無凡語。請令中外衡文之司。苟求崇體。必無抑才。一議分別選格。往例貢選職銜。由吏部考試而定。今旣以積分教成。而取選。又豈得分教等選格爲兩事。自後積分出身。卽從國學教等。分別上等優選。次等

本選三等下選。所授職銜，非必過溢其分。惟變吏部一日倉皇之試，爲太學歲月漸靡之功，較爲責實。初不侵官。一議召試簡授。高皇帝欽定規條，于出身一款，有才學超越者，取自上裁。又常親召試授翰林科道部曹方面者，不可勝數。今教法盡復，而此典不行，則士不勸。請于三等之外，特疏奏聞。陛下召入親試之，有當卽破格擢授。每舉卽不多收，但得一二，而多士之精神自奮。一議清楚歷事，祖制積分及格，卽撥各衙門歷事。蓋欲其練習政務，卽進士觀政之意。今乃使供贍寫猥差，或輸寫值失矣。宜令諸司設法磨練，考其勤惰，俱奉俞旨下部。

又陳雍務六事。一國學傾圮，亟應繕修。一勳貴子弟，到監習讀。一養士錢糧，開申明白。一例生咨撥，設法防詐。一監生許訟，所司移文知會。一監地寥曠，屬員遵制巡防。

十月，遵旨率屬捐助陵工。

時御史詹爾選極言捐助苟且之政，收緊論罪。關帝太監高起潛又請捐俸市馬，劉公宗周上言一歲之閒，助陵工，又助馬價，亦何報稱萬一而

時奉急公之旨，諸臣于此毋乃沾沾有是心。惟皇上罷以陵寢震驚，奉詔省愆，因言今之人情，率有四得已之役，節省愛養，何事屑屑以利爲言乎？尋亦罷歸。遁曰：縮朒多畏，曰揣摩善窺，曰畫畔自了，曰悠忽坐廢。循此四者，誤國有餘。又爲嘉告之言曰：尊謀所以用寡，益賞所以治怯。練兵所以減饋，儲才所以省官。使天下之心，畢出于赴功，不出于揀過。天下之智，悉注于實事，不注于空言。兵且卽銷，賊于何有。優詔答之。

九年丙子，四十四歲。

正月，奏候聖恩。

以警噓政。

二月請頒諭激勵生徒。時禮部覆議積分斷以是年五月初旬選貢入監之日爲始。時已詔下直省令提學官以鄉

試格彙試諸生監臨分考贈錄開封府君思造士不難于施設科條難于激發志氣祖制曠廢二百餘

學拔一人貢入禮部分送兩雍肄業年一旦修舉人將以爲申飭故事此非宸翰碎句何繇感奮閣票不之許。

定齒胄禮。釋奠太學六堂與勳胄爭長六堂曰吾師也勳胄弟子也弟不先師應長六堂勳胄曰吾

師司成不師六堂非生徒比應長勳胄議未決折衷府君府君曰六堂非勳胄師然固爲生徒師道惟

尊不可後勳胄即未可擬襲封之極品然固有秩視千戶之五品朝廟尙爵亦不可後宜兩全之乃

身率勳胄奠啓聖祠而令六堂從司業後陪祭先師爭者皆服。故事釋奠先師道閣臣行禮翰林分獻而司業陪祀焉啓聖祠祭酒行禮兩雍

則祭酒釋奠先師司業奠啓聖祠時上重春秋之學府君日與生徒講論不沾沾傳注而引據井然號春秋問答。書逸

以絳州選貢辛全通五經有孝行出家儲十三經二十帖史授之載之兼輻生徒莫不鼓勵思奮尋又

因保舉守令之例從而薦之。

以本監屬員李克昌等十餘人博洽端方可與造士俸日及瓜時當遷轉咨呈吏部仍留本監充六堂

之用。

三月恥權猥薦求罷。黃安諸生鄒黃妄行薦舉中及府君疏言以臣不肖而言者譽之臣非甚不肖

之用。

三月恥權猥薦求罷。黃安諸生鄒黃妄行薦舉中及府君疏言以臣不肖而言者譽之臣非甚不肖

之用。

而言者以毀之道譽之。故諸臣恥之。臣亦恥之。而更有憂陛下求言若渴。本期宜燭幽隱。而宵人遂以干進。至敢薄孔孟爲糠粃。網簪紳爲桃李。一月未久。盪涌波騰。誠宜亟垂厲禁。以大謀付之廷議。以清議還之士大夫。以條事歸之通政。而重其封駁之權。以訟冤屬之登聞。而嚴其反坐之令。庶幾幽隱仍通。紀綱不墮。報有旨。時武舉陳啓新以一言投契立致清華而諸生鄙賁遂妄加月且未幾而武生李璉至欲搜括巨室嘉善駁之反爲烏程所擠橫議之患其流日甚此府君之所爲也。

倪文正公年譜卷之二

崇禎九年夏四月勳臣劉孔昭疏訐府君罷歸。烏程銜府君侵議每思所以中之以雅負時望遷延未

果及領司成官四品例與廷推枚卜

府君前乞歸疏臣自明骨相以五品爲登巖蓋謂此

窺上意頗嚮搆益急願言路無可喻意

會誠意伯劉孔昭覬戎政遂以啗之出袖中彈文使越職訐奏府君冒封詔下吏部議覆於是同里朝士尙書姜公逢元侍郎王公業浩劉公宗周等及從父御史公揭辨分合之故府君亦上章自理烏程意沮及吏部覆行撫按覆奏烏程慮勘報之得實也卽擬旨登科錄二氏並載朦溷顯然何待行勘於是部議冠帶閒住烏程稟革職上從部議而封典如故已而誠意戎政之謀泄勳貴惡之暴其事於朝堂乃不果行尋爲特設武操江以酬之

獻附者尙有人屢見楚乘茲不及

詔于七月朔下是日日食有山人黃太和颺言於衆曰倪先生此一處分在實錄最可觀七月朔日有食之國子監祭酒倪某罷居庸失守或以告府君笑謝曰此言似佞而不服也所知以去位弔者對曰六年陟屺七疏陳情非荷人言何緣子舍今罷休已慰素心章服尙娛斑綵知者宜賀何以弔爲

九月朔登車南返

舟中作兒易初以易不可爲典要偶取爻象之變化以資發揮後遂覃思著作書成號曰兒易自敘曰

漢人說易。舌本彊樞。似兒強解事者。宋人梳剔求通。遂成學究。學不如兒。兒強解事。不如兒不解事也。又曰。子雲太元。童烏共之。童烏者。子雲九歲兒也。蓋自謙不敢當註易之名。及門以古文兒倪通用。遂以姓稱倪易。失府君指矣。詳見後

十二月。舟將抵省。馳使白太夫人。會欲禮佛雲棲。府君乃輕舸渡固陵。迎抵會城。瞻諸名藍。因以卒歲。十年丁丑。四十五歲。二月。奉太夫人歸里。

五月。治宅城南之羅紋。川崎交謂其紋如羅。府君性好山水。不樂廣廈。以城南雅僻。有綠疇碧水。舉目南山。故卜築于此。十二月。規模略成。遂入居焉。

十一年戊寅。四十六歲。

製二舟。小者淺檻疎簾。往來城曲。手額芥爲之三字。廣者簟廬竹榻。探問湖山。中榜鋤水。外揭倪家船。有說見後。興至輒召賓。故縱其所如。日暮則襍被舟中。見者知爲府君。有李郭仙舟之慕。

每遇月夕。輒留連庭除。倦或倚石小眠。復起歎曰。一年幾回月。有月幾回明。意氣閒遠。悠然莫及。太學生涂君仲吉。謁府君。遂定交。先是黃公道周。數直言。及奪情相武陵。又言不宜破非常之格。奉

不祥之人。上積怒。廷杖收繫。涂抗章論救。并杖俱論。遣詣戍。便道過謁府君。連留旬日乃去。已而黃公被放。亦渡江而東。其門士陳公子龍。司理越州。並盤桓於府君之廬。時人以爲德星聚云。陳後

亦盡節

十二年己卯四十七歲杜門却掃屏謝人事車馬不及公門里中吉凶重弔而輕賀

斟酌古今定家廟時祭合享之禮

十三年庚辰四十八歲著兒易成分內外二儀外儀發揮微義雖因實創內儀特標元解不離經內之義又分之以兩編者以本諸大象如豫以作樂崇德全卦皆歸樂革以治歷明時全卦皆歸歷尊仲尼以兼三聖俾程朱不得不俛首之者等于易林六十四卦從而重之卦占一辭取易所固有而箋釋以通之使焦京無所擅繇象

著易處在宅左筵妙樓樓時水上前通蓮沼左有土山以其小也亦稱兒山云

兒易既成海內問奇者如市德清胡公麒生徐公倬三吳葉公培恕江右劉公勃戴公國士甬東馮公家楨上虞徐公復儀皆連袂橫經問難往復館於兒山累月乃去府君亦時爲設具啓發之猶記與陳子誠怍一札云適葉行可即培字徐方虎即倬字過小樓留之五簋屈兄過從與作款曲並可談易正是文字飲也行可注毛詩至秦風乃以焚香擗管登之白簡云昨以束帛登龍願輟稿附大注梓行席閒庶可面商耳

十四年辛巳四十九歲三吳兩浙大饑時荒政久弛公鮮宿儲米廩將罄米價日騰當事者通糴未至城市不逞者聚千餘人剽富家米日再告長吏患之造廬請策府君曰折亂在萌療饑宜速道止此耳

太守寬仁不能決。郡司馬繼至。府君具以告。守者告之。司馬以爲權在太守。府君折之曰。君職司捕遏亂。固君責也。今攘臂者無械具。無計畫。抑之甚易。失茲不治。他日亂成。君欲諉責得乎。第須明示賑期。以定民志耳。司馬乃械繫數輩。囊頭于市。浹日而舍之。亂者皆懾伏。於是府君以爲亂雖粗定。賑宜近捷。欲求近捷。必先大戶。錄紳民言然而富者多吝。貧者習驕。務使大戶捐米。而藉捍衛于貧民。貧民效力。而令素饜于大戶。貧富相資。困廩自出。乃請郡守下令。且代之草曰。照得今日揀荒定亂之法。惟有三言。曰坊各養坊。坊各護坊。坊各戢坊而已。坊各養坊者。計附郭兩縣三十九坊。各以本坊之大戶。給賑本坊之窮民。窮民不得食。責在本坊之大戶。聽貧民公呈告府。以憑督催。坊各護坊者。各以本坊之窮民。守護本坊之大戶。大戶或被搶失。責在本坊之窮民。聽大戶公呈到府。以憑懲究。坊各戢坊者。各以本坊之鄉約總甲。禁戢本坊之窮民。窮民有出各坊。闕搶。責在本坊之鄉約總甲。聽大戶公呈到府。以憑罰治。令下之後。限各坊鄉約總甲。於三日內報成。至于通糴之謀。責在本府。自當竭力設法。應期接濟。其倉穀之現貯。及糴米之繼至者。俱候臨期出示。分給各坊。自行給散。事完繳報。若夫亂民搶攘。此後惟有軍法從事。令在必行。通諭知悉。又謂富事曰。饑民呈至。宜先令約總。察報。察報得實。即令約總。率坊封送原呈。或賜一帖。賜一顧。以媿趨之也。其有一二窮坊。無大戶可侍者。宜行兩縣察明官爲幫貼。則令無不行。澤無不暨矣。繇是民心大定。而富戶亦鮮有頑拒者。

於是又廣致粟之路曰平糶糶本出于官或出于商各就溫台稔鄉糶賤至則依時值扣本歸官商便其循環繼糶餘米減價而糶凡饑分三等上饑給粥次饑授米下饑平糶

又定村賑之法饑者欲于郊圻分設八區廣召饑者府君曰不可地廣人衆則稽覈難而敵竇出且枵腹者豈堪奔走道路而待升僦之糜耶坊各養坊卽行之城市於都鄙何獨不然總之事求徑便一則近而易察無逸籍之民亦無冒支之弊而仰我者還爲我衛一則散而不雜無守候之苦亦無疾疫之憂而非常者亦有可稽其窳村零聚則附入鄰鄉董事者率以士人用朝氣以窺學術每涉旬則鄉達身先慰勞之踰月則當事者獎勵之出于至誠人思盡力全活不可勝計季弟會稔生

十五年壬午五十歲三月官商繼糶之米至甚少議者以米少人多欲裁饑口府君曰如此則饑口必譁莫如并改糶粥可使食惠贏而延度久因代山稽二令草文告曰爲改平糶爲糶粥以大便饑民事照得糶米于台本爲平糶而設不意米至甚少本縣陰山分米糶四百餘石察本縣二十三坊居民通共八千計口均分每口不過三升除納錢六分之外所贏不過二分糶充半月之食何濟于事今遵道府明示改爲糶粥之法于坊里民廠外各立官廠每次饑納錢一文以當平糶上饑免納以當賑日給粥一大盃自十月望始至七月中止分票領粥不許他坊村及流移等衆攙雜混支計粥每大盃連柴火工費約用錢五六文今使饑民以一贏五延度踰月較諸平糶之利不啻一倍其各仰體以待豐年

尋又別設粥鋪。以便行旅流移。而納錢倍之。依次給領。于是饑者歌舞于道。

時官商米給附郭二邑城市者。長吏使山稽中分之。府君謂今兩邑饑口。通二萬四千。而山陰僅八千。不計人口而計縣分。非平也。爲誦言改正之。畸零者分給各坊。爲開廠置器柴薪之需。

又念寒士好修。恥于自言。乃密切訪求。先後得二百餘人。致當道捐俸周之。而佐以家廩。四閱月閒。分三期就郡庭給領。周之可受。但不許自行陳乞。以全儒雅。

又創爲一命浮圖會。以贍失賑之夫。而廣行義之術。序略曰。米價方騰。天災未已。頃者分坊設賑。亦既普郡歸仁。然固有窮谷荒村。他鄉別井。臥儒游旅。廢丐疾囚。居遠仁者之鄰。名逸饑民之籍。誰不有懷。

所患無術。今曲求巧便。別啓因緣。不假多施。但占一命。計自春暮以及秋中爲期。百有四旬。量米日繼五合。不過七斗。已閱三時。今以萬錢廣施萬衆。萬腹仍枵。苟只一橋專渡一螻。一緡卽足。爲此功德勝

于浮圖。各務盡心。共回厄運。敬當白佛告成。脩齋圓會。所得福數。詎減恆沙。一册到願與者直注其認

志存多命而力足副之者聽得雜舉家衆姓名人占一命既可廣仁又不違例一力不足者聽以二人朋占一命一注認之後不必關會首事徑自舉行惟須訪查確覈無或受欺一每十日結米五升自三月十日至七月盡止一至七月望日司會傳册徵填各衆所採饑民姓名擇吉具疏白佛集衆焚香誦經圓滿其齋誦等費首事獨承一有跂足斯會而力不能從者聽認察舉自一名以至三名苟無冒混與贖同功

是錢輕便易舉雖擔石之家得效其實屢空之士可照其心故行之者衆而多所濟良仁術也

札示中庭曰。殍殮載途。何心復御酒肉。自三月始。至平稔止。常日悉罷牲割。其長幼生日及月之朔望。兩弦盡室持齋。客至亦然。節省分銖。以裒饑命。告天白佛。自爲塞咎之謀。如此。客若甘之。卽客福德。

已而越城之粟不繼。册募傳勸。其詞曰。杏花寺名一徙。東仰坊名中離。欲果善緣。重申募事。招招繼至。望望

增輸。請以次第。僭自隗始。須明及時行義。此灾荒卽千載奇逢。要取同道爲朋。以樂助爲兩坊勝氣云。爾其後募不足。解腰閒金帶。又不足。破禁令子姓將伯于門下宰官。資斧之外。悉以充賑。

上虞府君祖籍也。宗族聚焉。饑戶不少。而捐賑者只墳窺兩宦戶。因復爲族自賑族之議。一則使貧族不受賑于他人。一則使富族不報名于官府。此兩護之策。但恐富者因此遂不關心。要須各隨田畝多寡。分等捐輸。所捐有餘。卽兼賑他姓。

上虞五都饑民數十輩。以富戶失賑。奔額分守使者。併告急于府君。使者有怒富戶之色。府君以太夫人爲五都人。急作調維立勸册。爲大母倡捐十金。傳募諸家。皆欣然餽輸。不五日事竣。而使者之檄始下。於是致邑宰盛獎富戶樂施。計不旋踵之義。而曲原饑民歸命。語不擇音之情。以持兩平報上。使者大悅。凡府君之處分曲當。類如此。

賑事至半。爲之長慮。却願以分守使者鄭公瑄。力拊循而瓜代將及。則公揭兩臺咨留久任。時蠲貸之詔未下。則遺繡衣以書曰。敝浙連歲大荒。而杭湖紹尤甚。斗米至錢七百。請蠲不得。或且冀緩。卽不得。

緩而德意既彰。所司亦且暫戢。追呼之吏。在有司不過爲吾民受一二月參罰耳。古人矯詔發粟。今卽矯詔緩征。何不可乎。南北異勢。各從其極而言。今日在東南之勢極矣。極則必變。不得以西北斗米一金人相食爲比。惟仁人圖之。又以收會開局。收除民業。派定徭役。十年一舉。郡邑定于八月。則言之郡守。以殭疫猶盛。米價減而復騰。聚食啓紛。慮生意外。又各鄉有田者。粥賑未止。力田者刈穫方忙。奔命分身。勢必不逮。宜收回成示。更延一月。事亦不遲。而所全者大。又以外邑剽粟之案未結。胥徒作奸。鄉落小騷。遺書上虞令。使銷檄湔除之。報書當力行根究。杜絕此輩。府君謂根究之爲杜絕。不如湔除之爲杜絕。惟盡銷搶劫之票。示諭遠近。則反側者安。而奸胥無所鬼蜮。不必根究。而自然杜絕矣。威斷之後。宣布陽和。惟使君圖之。蓋始終周密若此。

瘡痍旣起。復慨然于備饑之無術。乃參稽古法。創立社倉。序略曰。或問恥曰。人不能自食而倚天。恥也。鄉之人不能自食其鄉而倚國。恥也。稽古社倉。自隋唐而下。戴王所條。參之伍之。皆有未協。以其資計。威教。悉仰朝廷。非鄉自爲功者也。鄉自爲功者。古今惟考亭一法。然考亭自爲之則良。他人行之。或敝。考亭不曰里社。不皆可任之人乎。所謂可任者。能人。義人。慎人。信人。廉人。今苟不得數者之人。事必不立。悲哉。法之倚人行也。爲法不能制人。必行而倚人。恥也。某之法。察鍵省機。欲使雖不得數者之人。而亦可不害者。則有五道焉。曰。託卑。託尊。于官。卽廢興。繇官。官雖賢。三年而權盡。今以士人世其事。子孫

習見百年常在。望家無繁令而安。里有多言而憚。雖非能人。亦可不害者一也。曰居約。戴王之法。畝責升輸。是使數十人共執倉命也。今約之五人。則定縱堂皇者五人耳。其數十人常在壁上。謀靜而專。志成則銳。雖非義人。亦可不害者二也。曰絕累。以粟貸民求息。則粟有再死。民亦有再死。民頑不時歸粟。粟小死。歲大饑。問諸鳩殪粟大死。以法治民。頑民小死。春散秋斂。五六月閒。價踴求粟不得。民大死。今就糴微利。以平爲功。金粟迭處。不離其據。雖非慎人。亦可不害者三也。曰制欺。伯夷守藏。不如緘封。今質入穀出。以鍾易石。蚨飛來去。倚枕聽之。周鄭交質之謀。而有遠古結繩之化。雖非信人。亦可不害者此也。曰藏富。執炙終日。甯當不知其味。寢處京坻。而我無與焉。不及十年。庸人皆倦矣。今以爲其家之肥期。而歸子旬而歸母。後乃盡子困。予凡穀六千石。受息十二。準腴田二百四十畝。是五家子孫世世之業也。富此五家。而千家乃不饑。自抱其珠。誰得珠者。雖非廉人。亦可不害者五也。錄成。命之曰翊富倉書。謂爲富者策。掾使不得貧。非直起貧而已。於是建義倉于所居之西陶坊。名其樓曰善有。爲閭里倡。穀半集而召命至。未竟厥功。及領戶部奏上之。

時詔起廢籍諸臣。又將枚卜閣員。宵人忌之。布匿名書於朝堂。列二十四氣。在朝在籍。皆無免者。已而上戒諭言官。以爲代人規卸。給事中姜燦上言爭之。謂上何所聞而云然。此必大奸巨慝。欲箝言官之口耳。上怒。收燦下詔獄。

宜興再召。府君上書以效他山曰。帝求舊德。天欲治平。明甚薄海。歌舞之象。比于宋之再相溫國。物情則有然者。顧其勢會微似不同。何者。熙甯敵政。罷之而已。但一舉手。立致歡呼。若在今日。滅竈更燃。先須措薪鑽火。卽如一日見上。爲上言者。一及寬征。上必先責之足用。一及宥過。上必先責之致功。足用致功。非一日可副之責。而天下之以寬征宥過望老先生者。似不可須臾而待也。卽此一端。其爲艱阻徘徊。豈溫國再入時之所有。而其深信老先生必有可得而爲者。以其道廣而術尊。才大而節警。誠與氣會。無堅不入耳。天下之計。在明標本。寇深之繇。于民窮。才遁之繇。于法急。今之所爲。本計失也。與其日日治標。標不得治。何如繇本及標。循序而求之。積一日則有一日之功乎。至若世道人才之計。老先生八九年來。胸坎中日打百十迴者。卽一出而厭天下無難。惟是人心亦甚難厭也。某竊謂難易之勢。可以相權。在天下之所求于老先生者。不必皆甚難。在老先生之所自處者。不必皆甚易。惟老先生無僅塞天下以所易。而諸君子無遽求老先生以所難。則赤烏几几。何以沛然上下之間而無礙矣。某鬚髮已衰。明農踰量。無論其他。卽八十一歲老母在堂。萬無出虎谿一步之理。老先生藥籠中所最不足留意者。某一人而已。不能奮飛。敬馳一介書達。宜興善之。而不能盡用。

倪文正公年譜卷之四

崇禎十五年冬十月，詔起府君兵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府君家居七載，天下益多事，上思舊德，宜興慮府君不拜命，故以佐樞環召。府君以母老疏辭甚力，已聞畿輔震驚，時閏十一月八日也部檄徵四方兵入援。府君瞿然起曰：「詔以臣貳樞，而聞警不前，非義也。」乃長跼告太夫人以故。太夫人曰：「吾尚健飯，爾其勉諸。」府君又計此行，匪徒赴召，合議勤王，遂毀家募士，號召義旅，得敢死數百人，計淮揚天下巨鎮，兵必聚。史公可法撫其地，訓必精，先馳書假勁兵三千，鼓行入衛。書仗劍繼之。及抵淮，撫帳健兒，纒二千畫，淮自守未足。府君怏怏失望，史公以無兵可分，亦怏怏會留都。江浙援兵相繼至，諸將吏請府君就統其衆，便宜部署。府君爲按行營壘，察士氣不揚，又無馬甲不任用，不得已，則欲大募鹽徒，問糧饘使者不應。府君乃投袂而起曰：「吾卽不能捍衛，且夕必達，不貽君父憂。」將三百騎夾趨衝險出濟北。十六年癸未，五十一歲。時大師深入，自良涿南下，破臨清，分兵爲二，一趨兗郡，一趨濟寧，鐵騎三十萬，連營九百餘里，亘山截流，無隙可入。裨校以孤旅無援，請暫退觀變。府君正色曰：「吾千里勤王，有進無退，且北兵日南，進退皆危，與其退不免危，何如進更得全？」君輩本以義從，不當復計利害，將較皆服。于是申約束，以故副將張鵬翼、參將牛化麟、老于邊情使各將一隊分覘，身率百騎閒進，兩幟左右相望。

十餘日達京師。時計吏援兵杳絕。都門晝閉。京僚聞府君至。一時皆驚。上異之。即日令見。首奏彼已情形。次奏目前方略。次奏禦寇機宜。次奏制財足用兵餉宜合。次奏淮鎮切謀及截漕末議。又奏今之本謀在乎主術。力行仁義。提振紀綱。愛惜人才。與尚氣節。定心志。一議論。信詔令。慎誅賞。上嘉納之。明日。補充日講。

會鼎侍漳海夫子駐軍信州時。客坐抵掌。嘗論府君勤王之舉。膽略倍于宋賢宗澤。在衛聞二帝北轅。卽提兵趨滑。據金人歸路。以邀二帝。其志壯矣。然兵力未足。不能無待于援師。而援師卒不至。宗亦不果卷甲。今倪公以必達爲主。甯進尺死。無退寸生。豈非膽力過之。紹興末。金人南侵。充斥河北。諸軍無敢行北岸者。會召張浚判建康。浚小舟徑進。人驚以爲天降。其事偉矣。然浚召自行閒。部曲微而具體。王言不宿。義在直前。倪公起于田里。無兵柄。亦未有官守。進退之間。綽有餘裕。乃張空拳。冒白刃。竟以百十子弟。批熊羆而狎驪睡。計無反顧。旬日瞻天。方之于張。難易何似。漳海之論如此。敬爲述之。

五月十一日。特簡府君爲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日講如故。以馮公元颺爲兵部尚書。詔無例辭。復召至中左門。諭府君曰。卿忠誠敏練。朕知卿久。諸奏議無不井井有條。古帝王用才致治。只一二人。周四友。漢三傑。卽高皇所用文臣。亦只劉宋數輩耳。今擢卿戶部。爲朕力致太平。又諭卿兩人同鄉里。

負才望。國家艱難。宜共治合謀。其有以報朕。府君念太平非司農可致。引祖制。浙人不居戶部例。固辭不許。乃奏曰。必使臣當有三做。一實做。先準餉以權兵。因準兵以權餉。則數清而用足。一大做。凡所生節。務求一舉而得鉅萬。毋取纖濇。徒傷治體。一正做。以仁義爲根本。禮樂爲權衡。政苟厲民。臣必爲民請命。奏未終。上褒歎曰。卿真學問之言。根本之計。乃叩首謝受事。於是五日三召。情禮有加。及退。遂以三做額堂。用明司計本謀。首求實做者三。曰。慎餉司以清兵也。并三餉以馭紛也。定差規以杜競也。清兵者。以天下財力什九費兵。非費兵也。費于將校之虛冒也。故務博選才能。不拘資格。以戶郎而兼兵銜。仍得實行兵部之事。誠能潔清無欲。轉饋以時。或閱操頌犒。以示鼓舞。或就營面給。以杜侵漁。三軍之歸命餉司。甚于主帥。而主帥必不能挾其下以相撓持。夫清兵者。將之憂。而兵之喜也。何意外之足慮。今限以二年報滿。以清蓋之多寡爲賞罰。從之。

按祖制。邊餉出于民運。又有屯糧鹽課。儲備自充。未嘗仰給京運。京運始于正統間。然不過數萬兩。至萬歷漸增至三百餘萬。已苦其多。至末年。又加至九百餘萬。謂之邊餉。又有剿餉。斯大濫矣。然戶部未嘗全發。天啓中。或四發其一。或三發其二。崇禎初。上厲精邊事。部始全發。相沿成例。不可復損。十二年。在廷創抽練之議。又益餉七百三十餘萬。謂之練餉。合舊餉共二千二百二十餘萬。出于田賦者什八九。蓋竭天下之力以奉邊。而兵反單弱。關帝薊永遼密六鎮之漕帶。遼練及臨德二倉米。百餘萬石。派買畿南山東河南米豆九十餘萬石。

不與冊報戶部則兵多報兵部則兵少矢口索餉則兵多責以戰守則兵少戶部惟據邊冊給發莫得而問其虛實也至于祖制額設之民運屯糧各督撫所自徵收徑餽行閒者反概置事外而惟以京運部欠爲辭盡予則不給少予則邊帥藉口債事江河已竭漏卮無窮天下嗷嗷羣起爲盜此府君所以首事清兵特重餉差惜乎上之簡用不早自十六年六月著令司餉以二年報滿而先公筭計纔九閱月又一月而國事去然宣府餉司孫公襄已報清六十餘萬甯撫黎公玉田汰七十餘萬而兵部亦咨報缺兵之餉三百萬使府君展布於寇禍未烈時所清甯止爾邪

馭募者以出入款項參錯奸弊易生募莫過于三餉故奏請合一之略曰餉一而已今三分之曰邊曰新曰練在有司催徵名色紛歧胥吏易于游移會計不清在臣部則亦猶然一營而分隸三司一兵而兼食三餉請必以簡馭繁合三爲一凡徵民糧悉去邊餉新餉練餉雜餉之名止開正賦兵餉二則正賦萬世永經兵餉事平賜復其在臣部惟區天下省鎮爲二以司官二人分司出入亦總曰兵餉而已餉名旣一於是令兵部罷抽練之兵還其原伍夫抽練猶是兵耳未嘗有異而移徙徒煩糜耗不少能之便上又許之

又按練餉者抽邊兵而訓練之所用也夫兵有本餉練在其中卽欲別存鼓勵無事張皇乃餉額旣過多所練又至寡如薊督派練四萬五千人僅報二千五百保督派練三萬諸邊將吏甚至匿全鎮人僅報一千五百保鎮派練一萬人僅三百餘餘皆類此

原伍置而不言。惟舉抽練之數。號稱軍虛。以欺朝廷。是非因抽練而兵強。更因抽練而兵弱。蔣晉江數言其失。上慮裁餉不足以飽士。未之許也。至是府君申請罷抽練。還原伍。不言裁餉而餉裁。故上

納之事。下兵部未覆。

裁餉餉事見下十年正月三十日

杜競者。司屬諸差。有苦樂大小之殊。營之與謝苞苴與焉。府君謂不正己無以率屬。不率屬無以致功。乃分別特差、大差、中差、小差、上苦差、次苦差、凡六等。特差卽餉司慎選。才能不拘格序。大差各司保舉。其餘以苦樂次序爲乘除。規既定。率僚屬誓於戶部之神祠。

次求正做者二。郵車戶以能邇也。改雜折以柔遠也。府君蓋以設施有序。重在安民。要先奉行朝廷德意。宣仁義於天下。而其餘次第布之。故首郵車戶故事。漕艘抵通。畿縣僉報。車戶陸運入京。官予直不及半。畿民歲苦之。至是欲改民運爲官運。而漕已至津。更弦無及。姑爲半掾一併倉。東倉距大通橋近。而西倉遠。今米至不過二百萬石。可併西于東。坐縮地十餘里。一橋支軍。故受米于橋者。今使受米于倉。道里遠而米特純。且無勒索短少之苦。軍更樂之。于是又量增脚價石三釐。部費不過五千金。而騷聲動地矣。次改雜折。東南雜解內庫所需。民間辦解甚艱。而中官以爲利藪。賄或不稱。駁換無紀。究竟逋多難徵。時久倖赦。民命可矜。物力可惜。故請于上。聽暫折三年。不妨倍輸價值。民猶以爲善也。上命開列款項。以蠟粉之屬五十有五。及工部之弓箭弦條上十庫。中官各疏爭。上僅改折顏粉五項及弦

筭而已。十六年以前未完者，則炤常價折納。是時恩膏未盡沛，而閭巷已如釋重負矣。

按實做正做二義，已宣揭于右。其大做不復標指者，以凡所生節，無往非大也。譜內業以歲月爲先後，無煩復分門類。

六月薦舉桐城諸生蔣臣爲本部司務，從之。蔣先以保舉謁選入都，朝士多言其有用世才，造邸訪之，傾蓋目成，遂以入告。

府君自言受事以來，有任大之憂，有察細之苦，且法久弊生，事須通變，苟精神弊于簿書，何暇興革。劉晏只用士人，故能博通旁求，乃擇清通敏惠之才於司屬，得劉君顯績、張君鳴駿、陳君裔誦、介君松年、堵君允錫、分司稽察，而蔣君任司務以總之，由是冗猥無擾，經權曲當。

七月辭日講疏云：心計旣粗，無暇精言性命，身匏有繫，不能兼典衣冠，上溫旨留之。

疏請宥罪錫類，時邊需國用，缺額懸殊，生節效需，數年而所急，近在旦夕，又不敢以權宜之術，自形苟且，惟求見于詩書，近於仁義者而爲之，乃上言贖罪之議，不起于晁錯，而起于舜典，今請敕下刑部，自戍遣以至大辟之稍輕矜疑者，分別情由等差，則數而聽之，緩贖是乃仁術，亦何傷乎，何謂錫類，夫毀家急公者忠也，顯親揚名者孝也，今誠令外官歷俸一年無過者，聽得捐俸餉兵，以品級爲差，朝廷報以應得誥命，贈封其親，初不臨民，于名器匪濫，而使人子得早致其情于父母，于名可受，于力必竭矣。

奏上。上慎重名器。留中久之。府君於是申請。并及京僚畿吏。以歲終爲限。及會吏部條上。已在明年春半。國事且去。凡先公之權不悖經。率類此。然猶未可遽得于上。此當年司計之所以難也。

奏撤催餉京朝官。先是朝廷急餉。每分遣侍郎科員四出。催解府君以爲朝廷增一官。則小民增一供億。且糧餉責成。原在撫按。今別遣朝臣以分其責。是教撫按以諉卸也。撤之便。又言遲解之弊。不盡在州縣。而在藩司。州縣完徵解司。而司或挪移緩解。部未由知。罰仍歸于州縣。請令有司完解到司。取有藩司實收印結。立申到部。卽注完考優。移吏部紀錄開復。凡收結不到。罰在州縣。收結既到。而銀解後時者。計道里遠近。歸罰藩司。俱奉俞旨。七月。就近派撥各督撫鎮兵餉。而撤催餉侍郎。先是以總督勦寇設催餉。重臣以戶部侍郎莊公祖誨任之。轄餉三百萬。東南勦餉。率解會焉。有言其不宜逍遙衡嶽。去軍自便者。事下戶部。府君覆奏。衡嶽離軍誠遠。然實不敢遙定處所。責之必前。蓋以餉與兵異。兵以逼賊爲功。餉以避賊爲智。轉輸最便在于武昌。而今武昌破矣。苟以規近而費盜糧。將若何。各督撫額餉。莫若由臣部酌量道里。就近派撥。各聽自馳檄使。惟左鎮則隨軍所在。關會秦鳳二督委解。則餉部無所事事矣。上從之。撤莊還朝。

扣漕運爲積儲。以罷召買。時新漕未至。京倉僅支兩月。上憂之。發帑金四十萬。召買米石。京商豪家聞之。並深藏居奇。府君慮其騰踊。計惟收漕爲便。於天津歲運四鎮。關寧米三百萬石內。扣米五十萬。

石輸京倉。而以四十萬金折給四鎮。石值八錢。邊兵樂于得金。太倉實有善米。上下交利。一舉可竣。及問之津撫。僅得米二十萬二千五百石而已。于是復因京軍匠役之情。扣折一月糧。得二十四萬。猶餘帑金七萬。糴豆以分其勢。凡所變通類如此。

按四鎮米者。其初故運京通。自萬歷戊午。遼藩多事。始設津撫。加遼米練米于天津。截漕從海。分運四鎮。而四鎮將士。惟利金錢。視米豆如泥沙。由是漕兵與所司私折薄。解鎮將苟得金錢。不責全運也。耗蠹米豆歲二百餘萬。其事惟倉督漕撫爲政。戶部不得問焉。府君早悉其弊。故于截幫疏中。有漕船利于津截之語。然猶意本折參半。以扣五十萬石則有餘。而竟不然。其後蔣晉江主議裁津運入京通。亦僅罷甯遠四十萬石。永八萬餘石。其餘不可究詰也。

欽天監奏七月庚戌夜四更。月當與木星同奎十四度。及二更。月星漸近。相去一度五十餘分。陰雲上升。不見其犯木星。主司農占曰。司農有德則當犯。不見其災。化爲風雨。

八月。臚陳生節。以爲大道疑迂。權宜多陋。乃博采羣言。折衷容虛。一曰漕鹽。出司務蔣臣之議。令諸商以米易鹽。自淮起運。則漕法止行于淮黃。而北避長江數千里之險。運節旣短。往返不稽。一曰鈔法。聞之通督王鼐。永欲自關稅爲權輿。使商得以鈔當稅。則鈔行如流水。一漕折。聞之科臣光時亨。馬嘉植。欲使畿內八府額輸銀糧。悉徵本色。准數折江南漕米。其收米也從昂值。以七當十。而北民樂之。其

折漕也。責倍價，倍之至再，而南民猶使之。誠爲兩利，但恐本處粟米，京軍不肯受，又恐近畿爭輸本色，則畿民食貴。是在戎政督撫，熟籌通算，一截漕，此臣舊說。漕船及淮改海運通膠，取道于分水嶺，而今科臣曾應遴，又有養魚池之議，是在躡勘擇行。一京鹽，有議者欲于都城開鹽引十萬引，價八錢，本折均半，納太倉，就各運司綱引之上，派行十綱，則一京無京引者，不得過關橋，取掣立可致課二十萬，一雜折。說見前一清兵，清兵已責在餉郎，然今方候旨領敕，未曾任事，請更設一法，冀諭各鎮將能清兵百名，實陞一級，則餉司尤易爲力。一省弁，往時戎籍其載，不及今時三十分之一，而戰勝攻取，士馬飽騰者，權一而餉不分也。今奈何官多于士，士皆恥爲兵而倖爲官，扣剋荒飽，餉是以絀。樞臣馮元飴，一日而裁八百員，誠見及此耳。一役稅，聞諸總憲臣李邦華，今內外吏胥，承差各有頂首文契，悉令呈官納稅，始得授受。臣初以爲傷道，旣思是亦道也。先王惡民逐末，所以征商，此輩不農不商，以濫取財，在官爲市，則不止逐末矣。旣不能絕，又不征之，何以服彼商農乎。一洋政，聞諸通政使施邦曜，福建有東西商船，歷代俱收其稅。自天啓中，海洋爭利不靖，遂議禁止，實未嘗止也。上下相蒙，而徒陰爲豪有力之利，何不明開，使朝廷少收養兵之費乎。司官閩人王之驥，亦言洋禁開而閩盜始稀，此有識之言也。疏上，上量行雜折，而寢漕折役稅，餘令詳議。

謹按右條十事，府君生節之謀，蓋通數年爲計，匪可責功旦夕，然而庚癸四呼，急在眉睫，救急惟在

權宜亦復不敢苟且。其鈔法則博采臚列之一端。非專請也。亦僅以關稅爲權輿。主于入不主于出。行之漸不行之驟。而上意不然。穰使四出。府君卽極言中撤。始終斤斤。當年士論。或以支吾匱絀。諒府君而未知。府君曾不以行鈔支匱。繙凡所生節。如前疏十議。并改折截漕諸款。或格而不行。或杏不奉旨。蓋上以焦勞成叢。腫而其奉旨者。又遲回不卽行。雖桑劉復起。何濟于事耶。

九月。殿試充讀卷官。殿試例在三月。先因戒嚴。改會試于八月。故遲之又久。賊兵盤踞陝西。分半趨宣大。府君上密封言事。有旨宜秘。遂焚草。

十月上。急鼓鑄。苦銅本未充。諭戶部行民間銷毀銅器。府君言欲使私銅盡絕。無如專禁打造。此爲絕源。不須嚴禁。卽欲嚴禁。毋及士民。恐告訐四起。從此騷然。又聚銅之法。莫如使有司罰贖減半徵銅。民爭輸銅。則銅價必貴。銅價既貴。則有銅者莫不居奇射利。何患銅之不歸官治乎。從之。

十月中。督撫得操利柄之議。先是府君以樞武陞見。奏言今日大患在兵餉之權。離而爲二。師貞丈人不得自制財用。宋張浚視師關陝。朝廷特命趙開爲之轉運使。以是軍用沛若。所向有功。今督撫行軍。宜必假之利柄。上以爲然。命條議以聞。府君咨移直省。令各舉境內所宜。未報。上因關門三協之餉。思前奏。諭戶部令督撫詳議便宜。府君奏言古大將所自生財。亦只數者。不外屯鑄通商屯取聚衆而言。本爲兵事。今邊外已不敢屯。薊永固多閒曠。宜使盡利。非必悉宜稻黍。棗栗薪芻。皆可致貨。又聞薊

州黨峪產鉛可鑄。往察未報。薊督或已知之。他如鹽穀諸商。踵背相接。又如贖罪事例。輸米于邊。而請命于朝。一曰便宜。百事俱在。總在薊順督撫。詳求悉計。以是爲其家。當薊順行。即可漸行諸路矣。請敕諭秦晉二王。同饗饗士。時李賊西犯。盜竊仁義。所至望風瓦解。開門款逆。新督呼兵號餉。戶部不能大副。府君奏言。今天下諸藩。無如秦富。晉雖小儉。尙亦能國。請上立垂手詔。切諭兩藩。以勦賊保秦。責秦以遏賊不入。晉責晉如兩王能任殺賊。卽假以大將之權。如遜不知兵。宜悉輸所有。與其齋盜。何不享軍事。平之後。益封兩藩各一子。仍如親王。亦足報之矣。上嘉納。命禮部擬詔。然是時西安已陷。秦藩府庫盡爲賊有。僅詔晉王而已。

十九日。上舉枚卜。故事。齋宿文華殿。以金甌二。納姓名。一貯翰林府君暨李公建泰。一貯卿貳銓佐沈公惟炳。副憲方公嶽貢。禱穹昊而探之。方李皆前簡入閣。先是上數爲廷臣言。計樞二臣。皆公誠有才。至是復品題諸大僚。及府君。則曰。計臣却好。有心想會做文事。且公忠。事事從國家起見。主眷如此。而不能進乎咫尺。或以爲宦官媚嫉。故進枚卜之說。多其人。以幸先公之不與云。

二十八日。撤歲遣兩淮巡鹽御史。改命重臣久鎮。以成富強之業。初。府君以淮揚爲東北咽喉。財賦都會。劇寇睥睨。最足寒心。宜改命才望大臣。專鎮揚州。撫商通貨。行劉晏之術。兼令聯攝竈丁鹽徒。漸成保障。至是吏部推舉淮海道僉事黃家瑞。上擢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督理淮揚鹽法軍務。撤巡鹽

御史及所司撰擬敕書。府君復宣明改官職掌。以爲所貴乎大臣者。欲以兼總爲務。通貨貿遷。非特鹽
莢而已。否則御史執之有餘。何事紛更。十二月朔。奉諭奏鹽漕五弊。

三日。請停開採。時國用匱絀。泰西人湯若望多藝能。精術數。奏上火攻水利。坤輿格致諸書。上善之。
諭戶部奉行開採。府君力陳未便。其說有六。鑄山雖侷。煮海利害實相逕庭。海挹注而已。山須鑿發。勞
費一也。廬墓所在。鉏斷及之。二也。毀掘所加。動傷形勢。三也。自萬歷年開礦。使爲害。議苟復興。羣心動
搖。四也。當年進奉。總屬包承。盡是民脂。豈爲地寶。五也。有礦卒殃民。即必有礦賊殃礦。此輩一聚。不可
復散。六也。有此六者。臣不敢議。以臣之見。莫如確循前諭。使各督撫自制財用。聽其便宜。不聽。追敘
平叛將劉超功。廕一子金吾。奏辭不許。

九日。奏借內帑。時歲行將終。京邊翹首。廣浙解銀六十餘萬。在途未至。府君欲早定人心。奏借承運庫
銀二十萬。解到繳補。

薊督陞見。以兵餉不敷。請責成戶部。上曰。生節效遠。外解不前。計臣豈置度外。見知于上如此。

二十四日。爲萬壽節。上撤樂疇咨。至漏下十刻。涕泣而求長算。通州魏相乘閒言。計臣才品俱優。但起

家詞林。錢穀終非所長。請有以易之者。上默然。徐曰。計臣實心任事。但時艱未能速效。即撤誰代之者。
穀城方相奏計臣誠敏練達。至清絕塵。在廷無出其右。孰爲可代。通州又言。臣今誠處萬難。在計臣必

謂臣求疵。在廷臣或疑爲卸擔。第軍國事大。不得引嫌耳。喋喋語不止。上躊躇久之。乃從其請。翌日。府君自陳求罷。不報。

十七年甲申五十二歲。正月二日。磨對兵餉。初蔣晉江進御覽備邊冊。紀載九邊十六鎮原額兵馬錢糧。上諭同戶部堂司磨對。至是府君以兵餉左右二司劉君顯績陳君辰誦攜新舊冊籍。詣東閣逐款較閱。亦不甚遠。但各邊兵馬之數。報戶兵二部者。多寡懸絕。虛冒強半。晉江謂須合津運部運。及各邊原有民運與屯鹽通融察算。則隱弊盡出矣。復條上十款。以便部答。府君登對詳明。晉江以行晚爲憾。三日上傳倪元璐令以原官照舊專供講職。仍視部事候代。

奸胥結璫漏網。先是冬十月上虞人趙鉞。故部胥也。會歷各邊。身爲奸蠹。老矣。與新胥瓜分不平。憤激叩關。盡發夙弊。京邊歲蝕數百萬。上重其事。諭輔臣密傳至閣。按條詳詢。鉞具言遼鹽原議引價四萬餘兩。解部充餉。而米不納甯遠。銀亦不交戶部。二十餘年。匿可百萬。一也。新增附網。二十九萬引。多無歸著。及天津派買米豆。并帶運。追比掛欠。米折船價。水脚各項。盡屬侵漁。誑分歲數十萬。二也。長蘆及淮北鹽價。逋虧甚多。必責按年徵解。三也。朋扣馬乾。爲各鎮道將。侵冒烹分。歲不下數十餘萬。四也。各處屯牧。加增銀兩。並不察催。皆被侵隱。五也。各處召買。尤爲弊藪。殃民省之。即可致數十萬。六也。各州縣攤派里甲。儲備米豆。不可勝計。亦宜察核。七也。晉江以其言非無稽。語府君。縛見胥窮治之。府君

曰事須候旨。若窟穴主名，則固得之矣。至是奉旨，而諸胥已釐金星散。晚矣。蓋連結內廷，始終恃以無恐也。

四日內閣請以府君改領禮部。上以六卿禮居戶下，似近左遷，不許。內閣承旨出，以南吏部員缺，將以屬府君。八日上祀太廟，還又傳諭講臣元璠專供講職，名而不姓者，惟首輔爲然。隆禮異數，舉朝矚目。內閣以上眷方深，供講又經再諭，不可出之于南。惟令料理候代云。後南中增郵於原銜稱戶禮二部尙書者誤也。

初十日朝畢，宣旨御賜蟒衣一襲，以示特典。當卽謝恩。溫諭良久。

十四日開京引以漸復鹽法之舊。先是府君主蔣臣鹽漕合一之議，欲使諸商以米易鹽，自淮起運，則避江險而省漕費。惟變更之際，懼鹽課有一年中斷之虞，故未決策。于是復采羣議，欲于都城開鹽引十萬以爲之端，每引定值八錢，本折相半，上納京倉，行兩浙鹽司就綱引派行。議具，會保定巡撫徐公標上言，請令諸商開荒屯種，以屯之成熟，爲引之多寡，而輸粟京倉，則鹽與屯漕三事合一，亦通商足食之策也。事下戶部。先公覆言，撫臣之策與臣前議相符，惟慮開屯徒有虛名，難務因而反絀，莫若以米易鹽，則諸商之在畿者，自行屯種，以備輸將，將無事督責，而擾鋤遍野矣。上然之。

二十一日以賊入秦，申河防三議。賊闖旣陷潼關，所至瓦解。督師孫公傳庭死之。上命曲沃李相督師率宣大兵三萬進勦。不時至，所將惟禁旅千五百人，乏精銳，財用不繼。府君乃陳虛實五議，虛者鼓倡

忠義收拾人心。其實卽在防河守城。制兵措餉。今河亘千數百里。處處可渡。兵力所必不能及。宜資沿河州縣。各自爲防。蠲今年田租之半。使人有固志。收其半以資地方防禦。一也。扼勢建瓴。然後防易爲力。審度要口。各築敵臺。以憑炮擊。則可以數十人而制數千賊之命。以士爲之。可以速成。一也。遠餉不及。宜謀近取。多給督輔空名告身。一聽便宜激勸。并給以工部事例文冊。凡輸資行閒者。立爲具題。徑得戶部謁選。一也。兵貴乎精。□明用寡。請撥真定額餉三萬。別募敢死材健五百人。人六十金。督輔與同甘苦性命。此五百人者。遠足制賊數萬。以寡勝衆。近亦足自制其衆。使懾息不敢惜死。上善之下。曲沃酌行。

請免軍籍爲民籍。可立致千萬。不聽。是議出于京西屯撫方公孔昭。府君深聽之。特以入告。蓋以凡軍之家。原有一支當軍。他衛者。每十數年歸宗。勒取軍裝。累數百金。其說以爲句補。故絕也。夫軍之絕者。屯田爲人所占。其不絕者。亦旣長養子孫承戶矣。祖籍軍名。似堪除豁。合無聽納軍裝銀兩。免其句補。改爲民籍。天下必大感悅。只一籍百金計之。天下軍籍百七十餘萬。除殘亂地方外。千萬可立致。供一歲撻伐有餘矣。上以祖制不可變。不行。

二十日。奉諭密議討賊之師。時逆賊李自成已據有關中。上拊髀蹀躞。欲調關寧大帥將精騎星馳西禦。命中揆及計樞大臣。就內直房會議。府君言。關帥兵精。誠可藉以勦寇。但此兵一調。則寧遠驚疑。

勢將潰散。揆之重輕。未見其可。中樞以爲關帥之調不調。視寧遠之撤不撤。倘寧未可撤。則兵未敢輕動。中揆亦皆以爲未可。莫任其議。上獨斷。手書密封。下兵部。撤寧遠棄之。入守山海關。而令關帥西討。二十三日。遵旨議推行鈔法。上以侍郎王公鼐。永司務蔣君臣之言。銳行鈔法。諭戶部詳議。府君言鈔法祖制也。而今爲非常之原。欲行難行之法。先須安定民心。早頒詔諭。明告天下。以法行自上。凡正賦關稅罰贖稅契開架等項。悉俱收鈔。其朝廷所發軍餉。商本役餼匠值等項。及民間交易行使。悉聽願便。更無抑勒。其初不佈。旣而樂之。而後鈔可大行。其領散不必強諸商賈。惟宜官自爲之。法行有漸。甯徐無驟。上以鈔有入無出。弗善也。已召京商領散。貫責一金。莫有應者。急且卷篋去。鈔法卒格不行。二十六日。上行遣將禮府君與宴。督輔曲沃啓行勦賊。上遣駙馬都尉萬煒告太廟。御正陽門樓宴。餞官軍旗幟十餘萬。旌旗金鼓甚盛。駕至。則鴻臚贊禮。御史糾儀。內閣部院五府京營。並與宴。酒七行。上親酌金卮三賜之。獎諭數百言。內璫爲掛紅簪花。鼓樂導上方劍而出。二十七日。請撤桑穰中官。許之。時上急行鈔法。手爲之式。特設內寶鈔局。兼工廣造。需用桑穰二百萬斤。遣中官孫元德乘傳于吳浙山東採買。又令五城御史句攝鈔匠三千人。民間洶洶訛言。將就桑取皮。先蠶毀葉。府君以爲此使者未然之事。而欽限迫急。朝使威嚴。流弊有所必至。今人心風鶴。何堪擾動。請撤內員。而責撫按。猶通部憲。上爲撤還元德。

按是役也。桑穰則有抑勒之苦。句攝則有擾累之憂。匠餼穰價則有措發之艱。府君既奏停內遣。晉江又同日具揭。奉旨桑穰鈔匠俱罷。

三十日。召對文華殿。諭府君錢糧戶部職掌。目前務措百萬。以濟邊需。時庫貯不滿二千。而責成重大。如此。府君奏外解未到。中途梗阻。因言浙中東陽義烏之變。上曰。不必奏。卽與輔臣議足。蔣晉江惡練餉之失。數爲上言。至是光給事時亨復言練餉殃民。追咎首議。晉江擬旨。有聚斂小人之語。上疑諷刺。震怒。諸輔冢宰皆爲申掇。府君至。以鈔餉係戶部職掌。自引咎。上乃稍霽。命起。晉江又極言練餉之失。退而具揭求退。詰旦而練餉議裁矣。嗟乎。府君與晉江積慮極言而不得者。乃得之于一怒之餘。聖英轉圜如此。

二月十一日。上行捐助之令。借助斷自宸衷。令廷臣舉奏中外文武之有財力者。設格鼓勵。繼有旨。借及士民。府君言官紳義無可逃。鼓勵猶存禮體。士民何知。臨以詔令。名爲鼓勵。實且迫脅。挾仇取賄。百害俱生。今天下貧無力者。多半從賊。其爲陛下同心讐寇者。惟恃富人。此卽外府金湯。留之有用。上爲罷借士民。而命張公國維勸輸浙直。

十四日。奏謝啓沃無當。府君既奏撤桑穰內員。及爭借助士民。多危言。上愠于正論。從之。意弗善也。及經筵進講大學樂只君子一節。敷陳畢。上諭書講得好。但今邊餉匱絀。壓欠最多。生之者衆。作何理。

會君德成就責經筵。不宜奪漫。府君徐對曰。聖明御世。不妨經權互用。臣儒者。惟知守道之誠。藏富于民耳。亦不引謝出。明日上悔之。御煖閣。召輔臣諭曰。從來講筵有問難而無詰責。昨日偶爾。朕之過也。先生每宜掇正朕。仍傳諭講臣。照常啓沃。毋生避忌。上攜謙引咎。僅見于此。于是府君始奏謝。溫詔答之。每論云輩。輔臣講臣之共稱。府君嘗以先生每三字鐫章。十七日。奏劾司屬權關之苛虐者。

二十二日。奏撤催餉中官。上遣中官王坤。科員韓如愈。馬嘉植。奉朝薦。四出催餉。并罪輔罪督賊罰銀各四十萬。府君上言。賊罰重大。何容易辦。勢必遷延時日。牽引親朋。而科內諸員。一時并至。有司望風督責。甯復聊生。亂人乘之。恐遂無浙。語甚切至。上爲撤內員。

二十九日。敷陳大計。時賊已渡河。上命閣輔集議。先公奏言。一首衛京師。心膂畿輔。以定本謀。臣觀賊勢披猖。皆由人心渙散。今日急著勝氣。惟在固結人心。請特降溫文。延問畿民疾苦。立議更。釐罪繫情。可矜原及罰贖徒以下者。悉行釋宥。一特重留都。肘腋鳳淮。以通中脈。祖宗兩都并列。今日始知深心。誠宜移變蕭疎。還其赫濯。一切官設軍容。必與輦轂並重。中堅屹然。而外引鳳淮爲兩翼。其一聚粵閩江浙爲一氣。肩背吳會。以壯南維。今西北不競。宜用東南。就四省而論。閩爲中權。又水師方盛。甲于諸州。請改閩撫爲督。通豁四省。一處聞警。通盤調度。輕則就近。大則連衡。四藩難連。而吳會得以虎視。

議甚壯而惜乎無及也。

上以大理寺丞吳履中爲戶部左侍郎筭計務。先是上重司農之寄吏部五推內閣六舉上意皆不屬。至是閱兩月府君始得代解部事。府君雖謝事猶惓惓于車戶。以去年僅止半揀更申全議以爲車戶大累在于僉報僉報之權屬之郡縣貧罹富脫一報百擾請擇車戶之久慣有身家者定爲永役歷世不遷後聽子孫相承亦許募擇頂補如此則可不煩僉報畿民安枕然而運價不敷誰肯領任察車戶例所取資流商晉商票錢房號四項幫貼及本部額給統計每石四分今議增給每石五分多不過二萬朝廷歲捐此二萬出邦畿水火以成金湯豈有靳乎于是又爲杜沿途偷盜及號中竊取之弊甚悉蓋勤郵如此然時事孔棘未奉進止。

賊逼畿輔陳守禦遏援之策又請命青宮循宋康王故事撫軍南出以鼓東南之氣繫近道之心未報。三月五日寇勢日亟府君謂所知曰今無兵無餉無將無謀而賊如破竹人心瓦解然吾心泰然以上憂勤初無荒淫失德之事讀盡史書豈有如此聖英而一敗塗地者但近日舉動凡遣委封賞聽言用人多是手忙心亂吾受恩深重無可效者惟有七尺耳又馳家書曰脫有不測幸好謝慰太夫人。十九日辰晷都城陷府君聞之東帶向闕北謝天子南謝太夫人畢舉酒酌關壯繆繪像亦自浮滿門士金子廷策進曰公何不效信國出外舉兵圖匡復奈何輕自擲曰身爲大臣而國事至此卽吾幸生。

何而目對關公曰太夫人在堂獨不爲地耶乃默然一淚既而曰老母八十四矣而猶高健夫復何憾

遂題案曰南都尙可爲死吾分也毋紿棺以志吾痛以帛自經而絕嗚呼天乎致命論時有賊校入邸舍見遠岷歎息而去頃

之以僞兵政侍郎王躬弼榜至賊騷擾家人乃得治斂石齋黃公輓詞所云盜賊亦猶有涇渭忠臣之家不敢毀是也

南都繼統卹死節諸臣詔褒忠烈第一贈特進光祿大夫太保吏部尙書諡文正上褒三代予祭五壇

加祭一壇有司造葬祭葬部文已下原籍所司未及舉行祠祀京師曰旌忠任一子金吾世襲順治十年

詔卹明末殉難諸臣禮部援洪武中卹元臣福壽之例從舊撰文

諭祭仍行原籍賜地七十畝有司春秋致祭追諡文正葬會稽縣白蓮塢聖儀洞之左

諭祭文

維

順治十年歲次癸巳八月甲子朔越十有二日乙亥皇帝諭祭故明戶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今謚文

正倪元璐之靈

曰文章華國節義維風有一於此沒有餘榮維爾元璐遭時不偶爾骨欲寒爾名不朽不朽維何文山之歌似爾正氣伊誰較多爾才鬱勃碎礪江左弱歲聯翩赤墀青鎖再任成均德重型尊暫蹶復振主眷方殷司農告匱命爾擘畫無米胡炊與時同蹶寇躡都門維絕柱崩君死社稷而爾死君嗚呼衣裳楚楚結纓不苟附髻攀鱗喜隨君後泰山鴻毛死爲重輕疇能似爾不愧科名地有河嶽天有日星爾名並垂振古如生特隆諭祭尙其歆承

夫譜系者國史之根柢也。蘭臺著作先蒐家乘，顧非其人，則其文不傳，卽其人足傳，而無關於宗社之存亡。天命之去留，則傳亦不久，久亦不能發人之尙論悲思焉。嘗讀睢陽傳後之書，桑海遺民之錄，其于見危授命，殺身成仁之義，摹寫淋漓，文章頓挫，百世之下，嗚咽涕泗，然此猶出自他人手筆也。若夫孤子操觚，諸孫響字，墨和泪漬，血與汗青，如會稽倪公年譜，有不初讀之而愾歎，再讀之而泣下浪浪者乎？公之學問似邵康節，其孤忠粹白似諸葛君，敷陳愷切如陸敬輿，才猷方略如李伯紀，抗節殞身如文文山，固光嶽閒氣所鍾，而亦祖宗三百年培養之一人也。公初仕時，貂璫肆虐，觸迂忌諱，幾致危殆，及沖聖登極，初且揚輝，太阿新御，而宮鄰金虎之徒，尙蟠互隱伏于朝堂之左右，公抗陳三疏，毀要典，辨東林，伸乾坤之正氣，分流品之清濁，王心大定，國是分明，且身居講幄，其所啓沃，皆能裨益時政，君臣遇合，權同魚水，使公而不去，左右丹扈，隨時補救，世事雖非，尙可撐持，而柄臣媚嫉，必欲去之，以舟楫霖雨之傳說，使爲遜荒舊學之甘盤，當時之論，不獨爲公惜，而實爲天下國家惜也。迨夫鋒車再召，單旅勤王，佐中樞而主國計，左杖右梧，心枯血竭，而虞淵之沈，不可復升矣，泗水之淪，不可復出矣，公惟有攀龍髯，騎箕尾，辦一死以報主耳，嗚呼痛哉！天乎人也，其時人望所屬，有漳浦黃公，山陰劉公，及吾公而三，鼎足並峙，神山相望，然黃劉二公，尙或迂闊不近事情，而公通達時務，真實經濟，其制虛制實八策，有明徵也，故當宁信之最深，言無不從，迨公去位，而聖明回惑，視聽易淆，其于政事也，倏寬而倏嚴，其于人才也，有邪而有正，皆

以無人啓沃之故也。然則公之一身，甯無關於宗廟之存亡，天命之去留也哉。夫涉洪濤者，必藉長年之柁，救膏肓者，必求扁鵲之方。今中流而忽掣其柁，臨危而亟易其方，吾不知媚嫉者之意欲何爲也。書曰：媚嫉之臣，以殆我子孫黎民。其言豈不信然歟。柄臣排擠多人，而最彰灼者，爲吳門文公。會稽倪公文公有子，爲竹塢遺民。所著若定陵治略、先撥識餘、烈皇小史諸書，稱爲信史。公有子，爲無功先生。著書尤富，與鄭馬相埒。卽今所撰年譜，當年時事，無不貫串于年經月緯之中，非僅一家書也。海內稱二公子，如靈光古殿，甃社明珠。嗚呼！二公之箕裘，其不墜矣。公又有墓田之錫予，名祠之俎豆，食報視文公更厚。天之報施，不于生前而於身後，不在當世而在千秋。公英魂毅魄，在帝左右，俯視茫茫塵土中，有帶經而鋤者，乃公之裔也。有不歡然而一笑乎。倬方成童時，于章句之外，喜聞時事。見公三疏，迴環誦讀，幾忘寢食。私錄是疏，及武侯出師表、老泉辨奸論、歐公朋黨論，及胡澹菴封事，裝成一帙，藏之篋衍。塾師見之，爲之大笑。憶庚辰歲，朋遊越中，公正在家居。龍門高峙，絳帳宏開，四方執羔雁而來者，旅進旅退，日數百人。倬亦在旅進旅退之中，公不知此童子爲何氏也。時無功卽享盛名，捧珠盤執牛耳，人遙望之，以爲巨公宿德，不知長倬纔二歲耳。亦在弱冠時也。倬後入谷霖蒼學使幕中，命倬同張子壇爲明史紀事本末。其于崇禎治亂一篇，載公奏疏最多，紀事體製，每篇俱綴一論，獨于東林黨議一篇，不復作論。祇撥公數語于其後，以倣司馬遷紀秦，以賈誼過秦論爲贊，其竊取之義，故有在矣。末學荒陋，浮沈世俗，固不敢妄學昌黎。

亦不能如龔聖開作文謝二君傳。惟與無功俱在老年。結方外交。吳越相隔二百里。無繇覲面。祇以蠅頭鼠鬚書疏往來。相思有路。江山不隔。今獲茲年譜。當奉爲天球河圖。永作世寶。因跋紙尾。以誌私淑之意。云。吳興門下士徐倬謹薰沐拜手跋。

右倪文正公年譜四卷。國朝倪會鼎撰。案文正事蹟具見譜中。明史本傳所錄奏疏並在焉。其他未盡臚列者亦史例宜然耳。朱竹垞靜志居詩話稱歷日之頒。明太祖定於九月之朔。其後改十一月朔。繼又改十月朔。遂爲定制。是日帝御殿。比於大朝會。士民拜於廷者。例俱得賜。文正天啓中賦頌。歷詩最爲典重。亦豈虞明社之遽亡也。又稱文正晚年築室於紹興府城南隅。牕檻法式皆手自繪畫。巧匠見之束手。旣成始歎其精工。時方患目疾。取程君房方於魯所製墨塗壁。默坐其中。堂東飛閣三層。匾曰衣雲。憑闌則萬壑千巖皆在鳥下。適漳海黃公至。越施以錦帷。張燈四照。黃公不怡。謂國步多難。吾輩不宜宴樂。文正笑曰。會與公訣爾。旣北行。遂殉寇難。亦可哀已。全謝山鮎埼亭集所撰祠堂碑稱。叢山劉公爲文正同鄉。初人尙未盡知其學。文正與之語。而嘆曰。劉先生今之朱元晦也。見學者輒語之曰。勿坐失此大儒。故年譜亦推原證人之學。得文正始光。今譜中無此語。全謝山所見殆別本歟。趙恆夫寄園寄所寄稱。文正遺語家人曰。必大行殮。方收吾尸。又稱文正諡從未以贈死節者。其弟請曰。曾子云。得正而斃。孟子云。順受其正。何必不諡死節者。於是並劉詹事之名亦定。詹事名理順。杞縣人。其弟殆卽是書所稱元瓚者。會鼎字無功。文正長子。鮎埼亭集稱其受業黃漳海之門。嘗官職方。參漳海軍事。後爲遺民。有高節。則亦克荷門基者。曾冕士廣文偶以鈔本見示。爲鈔版焉。原書詳列男會稔恭。校孫運建。恭次曾孫長。駕長庚。長康分訂等。此家譜之例。茲不備錄。附記於此。咸豐甲寅大雪日。天氣頗暄。南海伍崇曜謹跋。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譜年公正文倪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編述者 倪 會 鼎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D七〇九六

朱

